



00656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理宗

景宗

恭宗

衛王

宣和五年正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丁巳大金國使副李

靖王度刺撒盧母以乙卯朔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

復館之

仲同李籍室

復館之

係擗留使人自合起調中語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馳去

復館之

也

復館之

地乃中國北戶自祀宗以來有志恢復此形勢徐制女真

復館之

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請以復地之閒條畫復地未

復館之

先入據之輕我兵弱已請以復地之閒條畫復地未

復館之

本朝將用我故民女真果以山前山險阻易為擇禦雖倍益

復館之

倚女真必欲割留平滌營三州不歸燕地則宜各守

復館之

信以少橫斜多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掘涿易兩河塘

復館之

樂連接沮洳直抵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為中

復館之

策契丹舊幣姑防一隅及于求地而不利徐善後之計是為下

復館之

與志少力分加於四夷是為無微幸戰費增歲幣益禮數

復館之

且附我苦嚴備邊防屯集大軍示以威信遣一介辯新

復館之

議之緩也

復館之

不可謂苟也

復館之

策中更待添些物色朝廷大議已定今餘不須論計議

復館之

使但朝北盟會柔交割取燕山便二月六日

復館之

自無至雄報捷此時正隨辰等到闕也

復館之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

復館之

臣王黼如儀黼謂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之外求

復館之

租賦何哉靖對曰爲本國得燕所以及此黼曰類有閒
謀害吾兩國之成者撤盧毋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爲皇
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
帝與黏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
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如是
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
圖面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黼曰歲有幣以得
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亦特許之已
未入辭於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免供奉庫錫宴
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信使副兼送伴馬
擴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復平慶營實錄云李靖王壹刺辭崇政殿不日遣良嗣
等案各本月日同金人國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遺卷四十六

二

書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微瀕開導深察昨于天輔四年
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
歲交及夾攻回書爲定平營濼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
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平營濼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
書其別處移數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
據上項人戶前次往復未曾遺漏辭意詳明昨來度刺
等去時已曾具言兼契勘馬政來齊到事日所約應期
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爲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
京以至武朔會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齋到書
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
即日款降外貴朝兵馬不能入燕已戰退以故李靖
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義州書又齋辭索平當不
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事件爲約分明義當不
許妄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
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稅賦每年並以本朝兵力
收下所據地與州縣合納隨賦每京六州隨縣
納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前向正且受禮賀當朝齋
送今歲合交銀絹外據平營濼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
所有次年以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姑
俟大事議妥告成獻廟奏凱惠勞敘錄優恤都落外再

道人員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于已後無復計議燕京
 合屬祁寒冀膺多福今差字輩李靖王度刺充國信使
 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謹奉書陳謝不宜李靖上殿傳
 達國書訖上遣黃珣傳旨云兩朝累年大事已定自
 今已得燕實為慶事又泛海計議累年久事已便早
 結絕今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師日大各不相便
 見了當共享太平豈非美事所有稅賦請宰相王黼第
 語議初五日入辭上令黃珣傳旨諭靖等累年已著切
 不可聽皇朝丹言語此輩亡國之兩朝安身處只欲亂
 兩國但與鑿破必不敢復言且如稅賦本實難從只緣
 成就交好待議依應然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
 營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覓了一般物也
 須與卿等刊日但子細奏知靖等云領聖旨于帝復命
 良副金皇帝闕下送朝廷國書云正月涉關封塞使節
 于勤共底夾攻之績夙維信義方劇忻愉亟承使節之
 還舊冰書辭之悉念欲諸民權好當取示于忱誠本朝
 于貴國數年計議漢代北及攻等事具載累書茲
 不贅詞昨遣軍馬來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
 易等處分遣趙良嗣等還漢代北及攻等事具載累書茲
 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實與貴朝次居庸關之兵相應
 有差失暨國如東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順之入應似

聞貴朝兵馬相近于義不當爭入燕城即令遠駐兵馬
 本堅守信約之應夾攻者皆有不特事非元約亦非
 承來書燕地州縣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積年于
 近所計議自古允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積年于
 般運于理本難允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積年于
 此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
 許契丹舊交銀絹並等自今來計議畢日發遣月日受
 并遣使持禮賀正旦等分今來計議畢日發遣月日受
 理去處其銀絹交割處所分今來計議畢日發遣月日受
 屬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
 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擴
 充朝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
 幅專奉書陳賀并謝不宜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
 度刺撒母與趙良嗣來上意以銀絹代之靖復請歲
 幣上亦特許當還本朝再使求平糶地阿骨打曰平
 糶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易舊疆曰燕租六
 朝自以兵下溪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
 不敢擅增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詔復遣良嗣
 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溪易順景擅薊六州代稅

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甯述求
 王度刺撒母盧特書并誓求且言無一語及西京者
 稿軍二十萬而國書益等至遣兵部侍郎盧金帛者
 良嗣與甯元割欺罔之言乃遣溫訊李處能來歸
 得見交燕等且索書觀之斥字溫訊李處能來歸
 四王輔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訊李處能來歸
 以誓書及遣童官蔡攸入燕先自交割後日撫定燕
 萬石書上職官民戶為金人死猶欲而東而左阿骨
 幣數百萬所盟不可忘也我死猶欲而東而左阿骨
 打日海上之盟不巳朝曲從所請乃許寸山河一
 為金人謀嘗獻詩勸君莫惜金珠欲則寸山河一
 編年此條雖係不巳朝曲從所請乃許寸山河一
 交燕末撒盧母亦作散盧每此作散母仍從原次附
 正月末撒盧母亦作散盧每此作散母仍從原次附
 左企弓詩同上句紀事作君莫惜金珠欲則寸山河一
 各本引用此云勸事君莫惜金珠欲則寸山河一
 又故曲赦併及山後路時召趙良嗣虛辭謂虜許我雲
 三日戊戌賜名五年復州縣三朝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
 易八州並賜名五年復州縣三朝北盟會編四年十月十
 但此下書後以王安中知燕山係與此亦知燕山在
 以下至五月開事各不書月似此亦知燕山在
 並同燕山編年中路庚戌之赦與紀事不相合雖正月
 河北燕山編年中路庚戌之赦與紀事不相合雖正月
 可兩見也詔曰朕膺天駁命作甯遠暨海濱罔不率
 俾乃眷燕雲自絕于天怨結四興勢不綱陷于北狄屬
 者虜酋失道非絕于天怨結四興勢不綱陷于北狄屬
 惟素沛然率羣心奔走朕歸申甲伐爾有眾懷德
 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歸申甲伐爾有眾懷德
 昏毒下相陵以寬代虐帝命惟屏奔興茲土久困暴
 州縣見禁罪人除拒帝命惟屏奔興茲土久困暴
 小並放見停廢文官將校公吏人并許所自陳大
 當議盡行釋罪材任使流配體人並放還承罔忘
 以稱朕測隱之誠庶一惟方有官體人並放還承罔忘
 休澤故茲親札詔爾咸使聞知蒙茲德意奉承罔忘
 節鉞欲居度上度知燕山使度知蒙茲德意奉承罔忘

勝軍橫盛度不能制朝廷恐生變九月以度知中山
府蔡靖兩易其任原注燕山之北易州西北乃金山東
關昌松亭關平州居庸關之東乃關隘蓄漢關之北關
來路凡此數關蓋天若得諸關則燕山之險可守之矣
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險可守之矣
州內之地平澤營三州路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山諸郡路契丹改爲燕京路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始未朝自離上議割地據平州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慮故幹離不入寇至自平州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西王與郭藥師同知並正平州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同日燕路宣撫使王知並正平州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日燕路宣撫使王知並正平州則與平州路為兩路矣
燕山府使六月一月判燕山府使同知燕山府使同知
少保河北燕山府使六月一月判燕山府使同知燕山府使同知
本已河間府使六月一月判燕山府使同知燕山府使同知
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貫蔡放將與倉度易在與
外且以張仍意乃遷諸州守臣貫蔡放將與倉度易在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五

安中山河朔人必知北方事自左丞除節度宣撫河北
燕之屬舉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也
凡之屬舉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也
又六月時御筆所書王安石朝編午備度郭藥師也
知故度稱御筆所書王安石朝編午備度郭藥師也
府至則開懷待藥師書安序九朝編午備度郭藥師也
其初也藥師在燕凡有所請朝延無不從然終不得
喜之者時常勝及鄉軍號三萬戍下及小豈無不
無能爲也藥師及鄉軍號三萬戍下及小豈無不
涉其文亦据九朝編年備要而張滙金節嬰說此尤
詳此與正月乙酉朔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
趙良嗣朝散郎顯謨閣待制周武仲閣門宣贊舍人馬
擴自燕山回至雄州以金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
嗣及武仲擴等以正月壬戌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己卯
抵金國軍前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

以擅帳為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止平

灤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初未嘗相許今欲

作邊鎮不可得也案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五云長編

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五代史劉仁恭無割

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

平二州以大字正文附補但長編攷文之散見各書者其有

當以大字正文附補但長編攷文之散見各書者其有

月入惟此按日附入其無月日而有可據補者亦補聖

州議起至五年四月十一日甲午交燕其間並至奉聖

一事原本不係月日但云宣和五年亦不敢臆定為何

似經刪潤此當為伯厚考史節取之語雖屬長編之文

但非原本不得據為佚文以夫字輯入也平灤營三州

四年十二月五日戊子御筆付良嗣等求之至此不許

紀事據後條亦不議此矣四月十一日甲午日事也則

彼文既係五年除此無可附入故輯以補見于此蓋良

嗣等以五年正月八日出國門二十五日己卯始抵燕

以前無可議總為己卯至二月丙戌數日所議事也九

朝編年備要云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唐為契丹

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

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文得檀順景薊涿易

六郡建燕山為燕京以統六郡號為燕京路與平州自

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平州

初謂燕山一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

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及課利何哉辨論久元

可具矣遂議租賦兀室云籍燕地所出并課利計直可

之陋亦遂議租賦兀室云籍燕地所出并課利計直可

願說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本無營平當時朝廷宰執

遼史於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以上

恭時尚未有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巨置灤州當劉仁

接也若澤本平州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並非劉仁

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營平二州契

之天贊二年為後唐甲子骨克平州為盧龍軍置節度使

張崇二月申夫元帥堯骨克平州為盧龍軍置節度使

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

鑑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隴關之

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與此史家之誤案通

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不思營平灤三州非

金約滅遠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

與燕山與路也顧炎武京東攻地而不知關內之地平州

初謂燕山一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

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平州

六郡建燕山為燕京以統六郡號為燕京路與平州自

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文得檀順景薊涿易

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六

室出燕京租令舊租緡錢歲四十餘萬新租緡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爲率哉兀室曰姑置之貴朝必已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御筆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還燕京一帶則與契丹歲幣今貴朝已治平灤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今更於此外歲增十萬匹兩歲歲如之經久無窮豈少哉兀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還鄉兩面進兵夾攻卽軍馬各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七

乘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屑如是耶本朝欲起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亦緣元約燕北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皆燕北人藥師亦鐵州人恐貴朝須此常勝軍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職官等抵遣藥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歲幣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諧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兀室曰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稅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絲綢木棉隔織截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兩之數蓋榷場與之爲

市以我所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榷場之法壞矣時兀室適得郵筒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兀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論不合遂欲以強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各不相疑之意何爲見詰原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正月十八日初草在去翌日年十二月十九日案宋史良嗣傳不載除運使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貴朝吝甚若增作百萬緡則無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豈敢擅增况通舊數已七十萬不爲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可若聞之朝廷庶幾早決李靖曰郎君之言非妄也不可忽良嗣知其欲爲釁端曰大國通權當以信義萬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使人所憂也議以上係二十六年庚辰事于丙戌下提行書之以似丙戌之翌日矣然三朝北盟會編良嗣回雄州後二月乙酉朔金人焚橋梁次舍則丁酉早已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藁租稅事目云事悉在書中能從固善不能從無以議爲也並出燕地圖指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歸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爲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當還金國矣良嗣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

取之何哉再三力爭良久方去案以上係二十七日日辛
於是日良嗣帥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曰古北松亭
回雄州遞奏

本奚地合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
將古北與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戍不可求也問良嗣

來期何時以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
來提兵往見矣書中毫髮之爽亦如之去年今年歲幣

速齋以來遂令良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主與黏罕
等入契丹納跋行帳案納跋時行帳遼史營衛志作捺鉢

拾遺引王易漠北錄曰春捺鉢多行于長春州東北三十
里就樂甸住坐夏捺鉢多行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

坐與遼史所說地皆異前列契丹閣門官吏皆服袍帶
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丹規式每入氈帳中門謂之

上殿國主云使人回爲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
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

爲便國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日與之謀以爲南
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蓋有輕我心左企弓嘗

獻詩阿骨打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然
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俘獲東歸又山後告急天祚

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遣兵應援復張穀據平
州之衆亦須支梧旣已出邀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故

亟示巡邊之意觀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盧溝悉
斷橋梁焚次舍恐我不從而自防也紀事本末卷百四

爲二十九日癸未距二月六日庚寅止七日回詔卽至
雄州雖急遞不應如是之速以二十九日良嗣猶在金軍
州遇奏金國書爲得實不應二月二十九日良嗣猶在金軍
未至雄州也況良嗣約半月回而金主迫以

續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十

巡邊若是二十九年語此期皆不合亦當為二十六日
 庚辰語也紀事不知所用何本但所言自序刪北特
 會簡略耳今當亦復取金剛總錄云正月日大皇帝致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遽成於煩馳
 報冀時朕於慶儀載越海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
 是漢地誠音自曾允應若是來攻則與承回示若大
 遣兵馬到西京本朝使自燕京軒應朔等州進兵傾力
 金兵攻下易起兵與元約不同昨已殺盡幸願款附
 敗方如狀奏貴朝兵馬竊入燕京雖已申盧溝自取慮
 時國如狀奏貴朝兵馬竊入燕京雖已申盧溝自取慮
 破南兵難遣違約萬願為金後國臣重念如盧溝自取慮
 失元計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
 降尋遣親見副使更有人報委細及差人就地已款
 屍律兼偽命林牙統軍查刺等以貴朝統制劉延慶當
 兵馬過關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以稱制劉延慶當
 軍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足認貴朝兵馬實有相
 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若足認貴朝兵馬實有相
 夾攻特因自力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
 賦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

來契丹發月日到闕仍于穩便處所起置榷場所有
 使立其封疆誓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
 所有及示盟誓凡百事舊例分被五番物依見去路數并
 付交割銀絹常年合十月交割內絲綢等物燕京土產絲
 今歲物定于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綢等物燕京土產絲
 諸物依契丹數目送交燕京用賞軍人外并代稅絲交
 銀絹依契丹數目送交燕京用賞軍人外并代稅絲交
 別有代稅物帛絲綢等物燕京用賞軍人外并代稅絲交
 據今歲契丹稅物帛絲綢等物燕京用賞軍人外并代稅絲交
 為會書報倘廣侵者求難平義等煩理會詳與之限
 請依契丹官員檢辦收領緣將專願不並死爾尋委
 舊會契丹官員檢辦收領緣將專願不並死爾尋委
 議據前年別不奉到宣旨不敢專願不並死爾尋委
 不允從添綾二萬入內更或計西京別作一段猶
 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計西京別作一段猶
 命銀兩稱奉御筆只許五萬兩絹一百萬貫貨物不允
 命銀兩稱奉御筆只許五萬兩絹一百萬貫貨物不允
 由更收稅色實自去定議向來燕城倚賴貴朝攻下無
 由更收稅色實自去定議向來燕城倚賴貴朝攻下無
 勤會據燕京管內收納隨色稅賦其送五六百萬貫乃
 勤會據燕京管內收納隨色稅賦其送五六百萬貫乃

燕京并隨州縣民河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
準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
當春始善祝多禎有少禮物其諸遠兼謝不宣揖遠史
保大中大夫趙良嗣與中宣律復城守三兵歸又得陰山
州南又契丹國志曰天祐得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
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計復當養兵
待時而動天祐斥而不從大石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
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內等州南下
何州張毅據平州始未
五月三十日辛巳可考

庚寅詔遣趙良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

計議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

爭如不可爭方別作一段商量

後即作語錄入遞待報自南使過盧溝河即焚橋梁僕

因謂良嗣曰女真廣邀歲幣聲言巡邊所以疑懼朝廷

而自防家當法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

僕曰兵家當法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

得不自防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三策比見形勢正

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擴赴闕稟議欲申尙書省經

撫房寫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遞貫云主上必不較些物

色但得事了早班師爲上從來御批云不許更理會不

肯發越十日遞到國書並從之致書于大金皇帝闕

也朝廷國書云還置郵遠遞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

下專使云還置郵遠遞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

惟契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早通

下契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早通

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與書立界至遣使賀正且生辰
及置推場事並如來書所諭其年前契丹舊交銀絹已
指揮丹舊交月日送前來書所諭其年前契丹舊交銀絹已
依契丹舊交月日送前來書所諭其年前契丹舊交銀絹已
諮問本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
從貴朝所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深察所有西京
管下本朝當議就便計度日近邊報契丹舊此數領兵馬
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日近邊報契丹舊此數領兵馬
春祺順膺介福今遣趙良嗣等白雄州復回遞申專奉
書陳達不
宣謹白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乙卯金國使甯朮割王度刺撒
盧母來見於崇政殿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

庚寅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兀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寧極留意且煩奏聞兀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卽欲棄之馬擴力爭姑待次日原注十四日戊戌兀室楊璞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據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攻近四十日方下士卒死傷極衆實爲艱辛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河西謂夏國毛揭室謂韃靼也皇帝謂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兼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閒人民卻待遷去良嗣等曰旣得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三

疆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諸軍犒賞耳擴答以貴朝旣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書云云甲辰良嗣等遂與甯朮割耶律度刺撒盧母三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甯貴臣也善待之時詹度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甯朮割云此行良遽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共取旨至壬子原注二十八日甯朮割度刺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并用契丹故事仍別賜衾褥巨羅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儀黼欲令趨庭甯朮割不可分庭而見甯朮割云西京已許貴朝願歲得碌礮二十拷士卒取西京餽甚乞加犒賞之恩黼許諾上以甯朮割等屢乞

花宴且其國主有善待之語詔特頒春宴宴日就辭於
集英殿跪奏願聞特賞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甯朮
割乞增上不許甯朮割退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歲物
起人戶誅求不已何乃爾耶良嗣對以女真貪暴惟利
之從其他不鄙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
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未易量上云
女真貪暴殘民害物雖黃巢不如詎能久耶然彼既入
關先據燕地朕恐為後患不惜增百萬以啗之且解恤
目前之紛也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尚書與良嗣俱
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
日國書誓書云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原注按良嗣
軍物二十萬矣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
良嗣與甯朮割共為欺罔卒啟兵端云案茅齋自序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三

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
此事閑慢僕曰細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語兀室云費
朝所須本朝一從了若將西京一割還乃是我并係
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割還乃是我并係
室云西京路前在奉聖州時龍圖言同割還乃是契義只
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
會使人豈敢言不要每言燕地還西京却在西南貴
朝已許本朝敢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却在西南貴
朝御要去遠卻如何占守或聞欲與別家何若併還南
朝使得故地亦見交權誠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
後必致壞御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為表裏關一則不可
守兼御筆令力爭豈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
嗣倉皇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
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豈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
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歸日
為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歸日
勿讓侍郎云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呼某來
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即他日御史臺公功恐因山
矣良嗣驚窘云某意但了燕山事即吾曹能為朝廷得
後壞卻宜贊何若相見僕曰燕山事即吾曹能為朝廷得
全燕之地盡復五關上出契丹歲賜使國家幅員萬里
因機借勢控制強虜弭久遠表去襄單之患則租可言
功今既不得平滌營三州又失榆松亭二關每歲別增

志向不一爭端在卽禍釁巨量尙何自謂功耶良嗣云
縱使虜人見許必復邀增歲幣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
用以為守邊之費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鬪形勢雖一
城期于必得而後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已在其西南
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我姑少遲之良嗣曰得而
之此在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土據諸
鄭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死傷無
數惟皇帝言趙良嗣大度兼我在奉聖州人戶卻待
起遣良嗣相與辨論久之兀室云民土盡割還貴朝只
欲要些答荷此中亦遣使人須得道破只得一年之數
保度刺持書越兩日同發至闕大使甯人甯書曰使耶律
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永
保割和來書書所書代稅物貨並事目所載成誓約永
交割日如來示所與書定界外賀正且生辰及置惟
場事並如來示所與書定界外賀正且生辰及置惟
依契丹舊交月日特思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
送易曲從來意各立盟誓以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警草付國信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古

使副到請依章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磨多
福今差李莖蕭朮割極度刺為充國信使副撒盧母充
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又事目
一紙云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
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又書
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為西京不在許限
段今來與合良嗣等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不在許限
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權歸于往日特
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娉等州并地戶入口
限据所併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收復無慰將帥士卒難
苦不少今來無別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
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省會所有盟
誓彼交割地議定又誓草云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
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
與燕京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二十萬兩絹三十
萬匹並燕京每年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算
錢一萬貫合他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
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間謀誘擾邊人若

盜賊逃入前賊捉獲各依木朝法令科罪訖賊罰賦雖
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賞若有暴賊或因別故合舉兵
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如將萬世荷違此約天地鑒察
地禁阻不得久通權好庶保萬民大金弔伐錄所載警
神明速殃子孫不絕社稷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所載警
並据三朝北盟會編輯入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所載警
書其首尚多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
丁巳大宋皇帝維誓書于大金聖皇帝閣下天之所
助者順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昨以計其六十二字此當為著誓時所加故金人
誓草無之趙良嗣燕雲奉使錄云將發虜酋遣高陵喬
來諭以甯肅劉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虜酋遣高陵喬
兼殺敗夏國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事虜酋遣高陵喬
例相待三月甲寅朔節便館五日戊午甯肅等上殿王
黃珣傳旨卿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甯肅等上殿王
事一切了絕信誓已定其享太平乃是永遠莫定甯肅
劑奏言來時則好上皇帝令珣傳信朝廷大信既定甯肅
變更令詣宰臣王黼賜第計議出朝廷并誓草讀示至
西京地界事黼論甯肅制此非廣務土地本為邊州及
河為界甯肅地分若不屯守防把夏人定來出沒要當
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把夏人定來出沒要當甯

續書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五

尤割等乞不用又云今後通好不知或為兄弟或為叔
姪或為乞交黼論以敵國往來只可用知交禮朝廷國
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華絨洩
至契丹好搆勤振馳預政之世共講修睦之誓惟兩朝弔
民伐罪好搆勤振馳預政之世共講修睦之誓惟兩朝弔
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後然
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到請依草書者誓至日
當議復盟銀絹請以前來與契丹大夫試工郊送並如
來諭願履融和茂迎禮充國信使闕門宣贊舍人馬
益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充國信使闕門宣贊舍人馬
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書陳達不宣以
上並據三朝北盟會編輯入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所載警
見四月十一日甲午至甯肅刺屢乞花宴認特頒春宴
蓋花制春宴賜花也蔡攸遺使在廷用絹帛花甚為
臣僚花制春宴賜花也蔡攸遺使在廷用絹帛花甚為
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看樓
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用滴粉餽
寡花數至滴粉餽金花為最則倍於常所
願此盛朝故事也是春宴周花宴之殿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癸巳初盧益及趙良嗣馬擴與

甯朮割等以三月己未原注初發京師行至涿州大金

國主止盧益等呼甯朮割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

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

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屢御令回京

師換之益等諭由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

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皆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

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

至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

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

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

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盡告國虛實所係非細況

今已迫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

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撒盧母同赴宣撫

司取溫訊等原注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序修入本

易州數日按擴差撒盧母同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

等經七日縛溫訊回今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

考按俱不合今改云居數日庶不抵牾丁巳始差接

伴使勃堇堇列副使少卿郭彙來與益等相見案此係

十四日事紀事誤于原注下提行書之則似四月十二

癸巳後另一事矣今不取改正附癸巳原注下蓋兀室

高慶裔來下誓書索人口後此時正遞奏改換誓書茅

齋自序云留涿至此已八日而接伴使纓來故云始差也

三朝北盟會編不云渠列郭彙接伴和云至燕後差李

靖劉嗣剛充館復差館伴也已卯見金國主尋遣楊天

壽傳其言曰高慶裔齋書甚善然須俟取戶口勃時不

回議之原注戶口勃時不據金盟本末勃時至今未至

何故益等對過雄州見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吝如變

續資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六

匿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間大

事方定此細故也何苦相左楊璞云已秣馬脂車炭止

候人口齊足卽行案此係二壬午益等赴花宴禮志曲

宴宋使儀用教坊曲是日金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

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以下搯笏捧觴晉

壽悉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觴促令便辭略

不及交燕事盧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誓書中不納

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

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亦曰未議

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立界

四山後進兵時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在涿

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初畫地圖

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良嗣

以為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尺

寸土地耶良嗣不能答徐問交燕如何兀室曰候宣撫

司戶口齊足良嗣云有各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

如何兀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案董麗兒事

無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案此為癸未復遣良嗣撤

母等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撤母等曰兩朝議如許大事

十分八分來成止為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事責在趙

龍圖首尾議約之人良嗣云若趙軫趙温訊韓昉果到

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奈何楊璞密諭良嗣云拒

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良嗣以璞意白宣撫司宣撫

司不得已縛溫訊赴軍前撒母喜曰可以相賀矣若韓

助與張軫等案韓助已見四年九月甲戌注張軾未見

孰是抑果有遠史亦無傳且上作趙軾此作張軾未審

而用之楊璞尋出國書誓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

石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

嗣問交燕的期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

俟皇帝進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四月癸巳為初

並追序三月六日後按日計議事皆當附所略者拾補

北盟會編據燕雲奉使錄極詳今取紀事所略者拾補

之良嗣至涿詔雲石君及高慶裔來會言指摘誓草五

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又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

退換更人口未齊未許過界進以燕差李靖奏復于遞中

付下御前改定誓書并誓書進至燕差李靖奏復于遞中

伴至塞門執笏捧圖書入至國主帳前西北劉嗣問官

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奏說拜

起復跪問南朝皇帝贊云大金國信使試起復位引書

南面通立閣門宣贊云大金國信使試起復位引書盧益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等朝見閣門官引進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踏奏聖躬

萬福遂引所齎禮物等自西而東于國主面前過遂賜

對衣金帶跪受訖復謝恩于是賜茶酒謝宴訖同館伴

還安下處楊璞高慶裔來傳黏罕指揮斥字畫諾筆提

體例自無諾筆今主上親御翰墨在闕下因使人陳乞

甲午夏嗣及益擴等辭金國主遂齎國書與楊璞俱來
國書誓書云云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
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益良嗣與楊璞
赴京師初王黼既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童貫蔡攸
不得以約束因使良嗣奉使而阿骨打謂良嗣曰我聞
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
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
能答乃與其使偕來始祖宗時虜使待遇之禮有限不
示以華侈且以河朔附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墩次
第爲之燕犒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
欲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
四五往還皆然又其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盛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九

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
之數外歲更添燕山涿易景順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
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
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
州乃阿保機於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虜
卽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于是我無辭又索雲中
一路則曰雲中久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
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
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爲一路而歸其代稅一百萬緡
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折物凡
絹三十萬匹絲綿等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
二萬段香犀玳瑁椀碟匕筯皆折閱倍償之至於龍腦

每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為姦也約既定索禮數
因盡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
嗣奉誓書以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
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止諸界上俾
亦遣使以誓書來源述此據蔡條紀實收入條又自注
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備然獨不見之紀實所敘阿
爾打不許語錄之說人有所謂山後又有峻拒之語卻有良
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如良嗣之地為交利則是
也故紀實盡述當日朝論不敢改從他錄按蔡條所紀
頗更與語錄不同擴自序亦不可見信故于朝北盟會編全
據良嗣總錄馬擴自序蓋雖不可全信然事皆親歷情
景較真即有改歸改語錄自序雖不一唯兩語言而正同四
則參商之故良呼擴謂曰良嗣昨有申到語錄與爾所說
不同又二月九日下良嗣日俱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
言數段不許燕山此即改易之証也蔡條北征紀實所記阿
骨打不許燕山及山後峻拒語總錄自序非不見書但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六

平

此說不出于阿骨打出于粘罕兀室耳紀事此節
自初以下云云皆用紀實與北盟會編所據悉同先是

宣撫司遣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堠回是日再遣平

仲同王瓌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交禮聘敦講世和復紆使傳之華心示載親仁善隣以

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之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

美義欲存以堅久事更具于為定所大軍勒于今與差

朝契丹皇帝事已檢近宣撫司員關夾攻事仲須今與差

一契于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員關夾攻事仲須今與差

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禮并報復亦依約定受仍下諭

使人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宣撫司交付軍下推

延不肯早行發遣致引惹索願必若邊高邀功違約
轉展如加不切稟從引惹索願必若邊高邀功違約
是再取陰山夔離不在所部山谷已兩處勾當今取嶺
北帝在陰山夔離不在所部山谷已兩處勾當今取嶺
尺鴛鴦深坐夏相度造別路同加或當朝後患地里
收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當鋪米十萬石
俟回報敵穴在候保壽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

書陳達不宣金人誓書云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
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于宋皇帝闕下惟
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
貴昨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
時曾有依允適者親領兵至金燕一方不或自下膏念
姑欲致好與燕京派易檀順景藹并屬縣及所管戶民
與之加約今承來書緣為遠匹尚為大金所出常年般送南
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出稅賦五六分
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支
緣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並
捉獲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贖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
邊物留償若兩疆界盜或防別故合舉兵眾須得關報
堵道路至將來殊方異域人往復無得禁阻所貴久
權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
紹社稷傾危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
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為定專具披
述不宣茅齋自序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
次踏行帳前列契丹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三

南朝許大專你幾個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去
復差楊璞為聘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
率陷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雄州宣撫司摘留僕隨
逐入平十四日又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姚平仲康隨等
前人去交割地界松亭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常勝
人要依元約將松亭關外民戶歸國數內索取常勝
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元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
策或謂參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遣點檢文字李宗振
常勝得為我軍又復燕民田產自可供養不須國家應
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以燕人
代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數起發合境不勝殘廢獨逐
易五州之民安業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有禪于
行者說粘罕白阿骨打請只以與遼易為界阿骨打曰
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我待死後由汝輩
交割

庚子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
北路宣撫司童貫少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
副司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

捲而東朝廷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怨說黏罕不當與我全燕黏罕猶首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交燕畢金國主於契丹漢兒兩府中攜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灤度夏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韃靼經營禽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虜始得燕方自矜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割燕地則指臣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卽與汝雖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屋曰此我物也當拆取之汝欲留者卽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六

三

後載以去金國主旣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色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鄉兵劫撓因罵余覲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時便有語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卻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

並据平燕錄封氏編年北征紀實等書刪節收入三朝北盟會編引用尤詳今不贅補茅齋呼言曰契丹既滅無定歲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南權呼言曰契丹既滅大金屬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至戶到燕人太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撫司方到卽遣營師爲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爲金人兵至外軍卽虜人劫寨爾以爲如何曠曰可保其不來不必慮也王安中入燕錄云童貫差姚平仲康隨王瓌及良嗣等各帶本軍入馬起發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邁俊爽以

撫及遣使以禍福諭瀆使納土內附清先敗盟寇邊臣
等仰遵瘡畫東由雄州西由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
月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五日九月九日王師履勝殘虜震懾
開諭聖德招來遠人廣下文榜遠問瀆至燕中曉諭士
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最號勁兵
易州城守契丹亦眾勝軍之間有牛關寨皆契丹素屯
兵馬去處聲援相接承易仍係燕山咽喉之地州城等既
進兵討蕩兼九月二十三日常勝軍郭藥師領常勝軍兵
豪傑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取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
盡當日收復歸義安城固破牛欄寨易州武清安肅
清化郭陰路三河析津宛平盧龍玉田等縣及景薊等
州同時納土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
孤城未下女酋偽后蕭氏遂稱界殺遣使納款二十日
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眾退散二十三日
賊首援兵拒二十五日再戰于盧溝河賊酋退保燕
城分二月二日契丹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已歸順
舉遂與偽后棄城逃遁金國十二月五日入居庸關與
軍入燕山府撫定燕城了當臣等全師制勝振朔大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十六

雷

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慶臣等聞周伐嚴狃僅至
太原漢擊匈奴但期渭上雖招徠其種落或攘斥于封
圻皆僅存開拓邊陲之名固未分有混同宇宙之慮茲
水限風氣殊殊隣當五季之瓜分盜一象緯金縢填壘
者以鉅萬計士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基已既奄
有之志屬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內祀竊位逾思
闕國之略屬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內祀竊位逾思
誅而殞捐仁慕義莫止其來遂興復古之師爰荷叩關
震醜頑頑堅殺敵首克六城獻敵執俘何管三捷軍驚疊
還為冠帶之民籍戶提疆來入版圖之峻察瓊衡于七
苦更生通地利于九山威德鎮醫罔之峻察瓊衡于七
苗格文德之誕敷聖武因學而崇降不享虞殲舞于七
於皇偉績更邁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道并包神機獨
快列聖為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斷乃成智周行昔裂莫
獨奇嬖之科定三章之約以施寬大之法禮高年而教
孝悌褒有德而訪才廉武臣之期成告納南咸暨于
顯無前之列臣等遠慙周輔獲稟睿睿矜恤幽冀之遺

黎宣布聖神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于羣元奉
萬壽以稱觴當獲陪于列陣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又
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虜有約不敢受日買
云金國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者劉延慶為殘虜所敗
求金人取燕城也

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撫定燕山上表稱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

三朝北盟會編獨王黼賀表至宰相王黼全文朱勝非表申多
符瑞語意曰陛峻明堂既揚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
復古之名鍾籛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
示漢將破胡之兆承九清之一命而整神霄陰相

戊申金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回齊國書并誓書
來遂并及雲中府及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山

後地圖則已交割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
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之兵端蓋自此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

楊璞同盧益趙良嗣馬擴持國書并誓書前于四月十一
一日甲午辭金後兩日丙申到雄州宣撫司留馬擴備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卷四十六

重

然王安急差使遣三人赴京此日戊申蓋其到關日也
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則十七日入燕良嗣
亦在其役十三日楊璞盧益與良嗣三日下据大金弔致錄
也金人國書誓書已附國書日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
楊璞回金載有南宋國書復至聘問彌股式馳約載之
嚴其著齊盟有南宋國書復至聘問彌股式馳約載之
六師之續敦信重義參天地惠安仍聽雲中亡虞昏
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念恂忱倍增感禔
保承世後節細故各不須校誓之功後所構造惟繼好以
所宜深察所云糧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
撥糶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或于諸口北
道割通快處交割並于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
計會貴國軍下官員殺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緩致前茂
履純休今貝勒楊璞等同會編六月十一日奉書
陳謝不宣謹白武朔蔚三州而國主告租不及交三州
余入欲交割我斡武朔蔚三州而國主告租不及交三州
而去又云先是降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
管內州郡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朔州節度使韓正應
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敬州節度使韓正應
宋後粘罕翰離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團練取蔚州

殺陳翊復取上畔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割山
後之意又所許糧二十萬朝延知其非遂議罷收戶口職官
庚戌七月七日戌午八月十五日乙未並可考
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等州
東都事略月日並同趙昇朝野類要曰曲赦三朝北
常赦編亦作庚戌云後不計燕山前曲赦河東河北
府雲中路則并庚戌出後燕前曲赦六州矣續今北
盟會編四年正月曾書赦兩燕復昭縣詔書附與此
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祗膺駿命守洪圖聿臻熙洽
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
王佑政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蠻成賓惟
胡燕日幽州與青徐為王土割郡自五季始盜犯垂
百年自藝祖之肇基涖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謨垂
昭肆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淵結鬱之心刑罰深人抱
河朔用夷種賦歛暴刻象懷離散之憂守其信書且
怨容之戚內親爭叛強敵肆用進相將之行逃輕前
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進相將之行逃輕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六

庚

一守兩天所授其眾自歸節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
震時雨慰民望以成蘇靡動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
念征徒暴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貸且新民曲覃慶宥
於斯致不平之利容爾有衆體予至懷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三案
王朝北盟會編曰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大金出
權師事詹度既就權帥柄集散民遠近駢集大金出
嶺外可世平仲即分陝西河北諸道景州惠州圍松亭
古北居庸以間門直贊舍人劉逸道知景州惠州圍松亭
楊可昇知檀州忠州防禦使任宗曉知惠州圍松亭使
赴止詹度作平燕詩送童貫行曰旌亭春色送英雄滿
時江山映日策中鍾邦直行程錄曰旌亭春色送英雄滿
平取在笑談中鍾邦直行程錄曰旌亭春色送英雄滿
論賞等第有差三月帥一以閣進一以俸歸朝幕府老
功名取富貴者以蒙蔽欺罔得之居內則專嚴刑重
罰握重兵下之口雖參決雖倒屣軍政無一敢議其非
准以掃天下之口雖參決雖倒屣軍政無一敢議其非
手備員而已惟勾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徽宗

宣和五年五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五月癸丑朔

辛巳契丹人有張毅

者

案宋史及三朝北盟會編東都事略宋史全文並作張覺

平州人也第進士延福

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

案遼史遼興軍節度副使

會民兵殺其州節

度使毅以撫定州人推之權領州事燕王死毅知契

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人馬千匹招豪傑潛練兵馬

蕭太后遣太子少保時立變

禮案各本並作時立愛某隆禮契丹國志同變字恐誤

知平州毅拒而不納金主既下燕首問毅曲折參知政

事康公弼曰毅狂妄何能為宜示不疑圖之未晚也遂

授毅臨海節度使仍知平州將發左企弓等黏罕曰我

欲遣兵禽張毅而行何如公弼曰若加兵是趨之叛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七

一

弼昔居此州知毅往偵而圖之遂見毅諭金人之意毅

曰契丹八路自金人之興今獨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

以未釋甲者以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歸公弼道其語

黏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

阿骨打卒吳乞買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有私訴

于毅者曰左企弓等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如此今

明公盡忠遼國免我邊者非公而誰也召官屬議皆曰

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松漠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

西者恐契丹議其後也明公仗義迎天祚圖興復先責

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

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

懼乎毅曰此大事也當審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

問石以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
數其十罪而殺之稱保大三年畫天祚象朝夕謁事無
大小告而後行止稱契丹官秩以榜諭燕民令各安堵
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遠遷得
之莫不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原注此据金盟本石與
高履因詣燕山說王安中令招納張穀石改名安弼履
嘗爲三都使改名黨石黨皆燕山人先嘗被虜後緣穀
得歸意欲朝廷與金人變盟則雖復來索之必不遣也
其說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
餘萬帥臣張穀又文武全材若爲我用必能屏翰王室
不然則恐西迎天祚北通蕭幹併爲我患燕山豈得安
乎安中亦以爲然遂具奏乞行招納且曰臣敢身任其

續高麗書編拾補

卷四十七

二

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仍差官伴送安弼及
黨赴闕又延康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修者故遼國
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在海島爲僧蕭后詔令歸俗
乘駟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聞金人已取燕遂越境來
歸賜第京師其母邢氏等亦自平州至敏修及安弼黨
三人者日夜詣王黼白事朝廷多從其說云上初聞穀
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關抄其車乘不敢前及聞平州止
稱舊府用保大年號已殺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
順南朝亦不歸女真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
縣權鹽院鐵板等物觀此則穀之不歸女真甚明而所
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爲邊患
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預加撫諭可因人論意然不可

泄鼓方外連韓慶民招誘迂闊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所慮喜功倖進苟且圖目前輕失女真所當深察度令鼓之姻家王倚者諭之鼓遣張興祐來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真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女真終不見與又張鼓固嘗心服金國用其年號又嘗改爲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皆誓書書當首違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卽討平州正緣女真處關中而鼓外據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境且舊酋尙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真旣已出關他日若自興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鼓叢爾數州恐未易當況我師旣已解嚴舊酋猶復狼狽如此秋深女真歸師正是

續皇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七

三

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錯爲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然聞鼓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有材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諭鼓意許之世襲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閒又承御筆問四軍林牙張鼓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眾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爲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爲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嘗爲我敵雖欲翻然甯不畏禍張鼓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逮郭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敕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眾內附當厚以金爵畀之於是朝廷又聞遷民得歸亟詔王安中詹度使加卹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鼓聞之大喜遂決策來納款

焉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辛巳為五月十四日書設左企
弓等六月二日付詹度御筆合察去就其數企弓等
十罪也詎許君父而降之四也繳書始至而有遺秦拒
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四也繳書始至而有遺秦拒
湘不願大義者七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
致燕人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食主據兵先下者八也
十也燕人等皆無辭遂殺之此亦據史願亡遼錄亦大
略事雖同且云六月罪則刪節不詳也契丹國志所言亦
有逐戶拋下田宅還常勝軍古佃留守外盡許復業所
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忠
臣詹度多方恤存官者津遣赴闕換授差遣餘營
安州宋其地乃太祖所建立也以上亦據契丹國志語
割若灤州乃太祖所建立也以上亦據契丹國志語
燕山班師至此始到闕蔡隆北征紀實曰二師告還上
樂故餘進大珠百貫金致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宣撫
司羨餘進大珠百貫金致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宣撫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十七

四

宜上喜之又曰二帥凱還上為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
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甯下青唐故事解玉帶
以賜三朝北盟會編曰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往城入
告功廟和來戰而屈舉進表日師用義狄之遺
民戴白垂髻歡呼而解社壺漿食充塞而載萬
野同兄弟所定乾坤動色廟造邦光惟北有邦實奠之
始約尊至有虞孫巡綽交使傳洽至其強弗率
僞號者二百餘年志未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
于時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
之黃旗武而繼文之聲因皇帝陛下以師陣建北
勢臣願惟齒長久誤春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
事蓋未嘗閱察之於笑授之百發百中之機專甲兵
之奇乘萬舉因人而成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
士女臣民盡效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
駿先猷人期與能臣適遇風雲之會一門之父子得
家矣是月金國主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
年為天會元年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續宋編年資

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改為天會元年宋史同作五月
亦云是月不書日三朝北盟會編係六月十九日庚子
阿骨打殂于軍前陳脛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並
係太祖實錄曰太祖通鑑作八月戊申此若據金史也
正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以遠天慶五年建國曰遼
以鎮鐵爲國號鐵雖剛終有銷壤惟金赤色最爲奇
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六年八薨乙未終于部塔
武元皇帝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搖動出于城東柴村建
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各本所說不同如此若遼史
天祚則更係保大四年八月癸卯五月乙丑日崩
字文愬昭大骨打弟爲諸班勃極烈極烈卽位更名晟
太宗吳乞買阿骨打弟爲諸班勃極烈極烈卽位更名晟
元輔會以斜也爲諸班勃極烈極烈卽位更名晟
與輔會以斜也爲諸班勃極烈極烈卽位更名晟
會三年上太祖益日武元皇帝統五年增益應曰天
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庚申又宰輔表云五月庚申王
案宋史本紀係五月侍郎加太傅依蔡京昨任太師例
三朝北盟會編五月八日庚申加王輔等動封御筆
而尙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面內
續喜通鑑拾補卷四十七

五

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策集此不
世之功當有疇庸以昭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
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
張邦昌李邦彥趙野三省長官所有王黼筆已降指揮
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導
守施行宏簡錄宰輔傳曰燕山奏凱帝解玉帶賜黼
儀物幾與親王等趙昇朝野類要曰三省花袍騎從
門下省尙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書尙書奉行紹
興初併中書門下爲一謂之制敕院周輝清波雜志
曰勝序立其下深相國寺香之親厚者乘間叩國公
揭無他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
承當後果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
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
略與親王等寵遇埒于京
六月案錢氏四史朔閏丙戌知平州張穀遣人詣宣撫
司納土金人聞穀叛遣門母國王案門母各本並
千騎來討穀率兵迎拒於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而

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

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張

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彌論忠義曰契丹五萬以爲備

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韓爾公弼以

語粘罕遂改平州爲南京路加鼓同平章事至是吳乞

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徙聞天祥復振

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繼燕人

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

朝之援何懼乎鼓召李石問曰平州形勝之地張弼總

石與高履詣燕山說王安石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弼總

練之才足以禦金又安燕境宜招致之安中送石履赴

關改石名安馮履名黨又趙敏修乃遠相李處能三人

與王黼平事多從人聞鼓城遣兵討之鼓率兵迎拒金人

度相不從金人聞鼓城遣兵討之鼓率兵迎拒金人

時相不從金人聞鼓城遣兵討之鼓率兵迎拒金人

兵少不從金人聞鼓城遣兵討之鼓率兵迎拒金人

千騎破平州得宋朝所賜詔鼓走燕山自十一月金人

曲宋朝累徵宣撫司取鼓乃命王安中繼殺而首送之

未幾金太子窩里孛由平州路入寇矣宋史三朝北盟

會編張鼓狀同張鼓申狀曰權管勾平州節度使兼諸軍

都統張鼓狀同張鼓申狀曰權管勾平州節度使兼諸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兵充斥道塗塞絕當道無所依託承大朝累遣人齋到

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後蒙降道力弱地隔姑務應從

值女眞襲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力弱地隔姑務應從

以緩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朝要約遂議割分賊恃虎

向遙固無久駐之勢況與大朝舊約遂議割分賊恃虎

盟用不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虜止留空土以塞前

東遷是亦資虜即調發丁壯甲兵鋤賊徒以活生靈若

區區之心必已聞之近知賊眾已過居庸大朝必措置

屯守使無回路仍念地猶謂出鄉使人復父母之情歸家

離祝奠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人復父母之情歸家

終始之義一則爲大朝守圍之計二則快流民歸國之

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職官百姓已分別津發

過界去說今差都統府掌書鴻臚少卿張鈞將狀監參

受而以密奏聞掘鼓狀當遷之人田宅悉爲常勝軍所有

已分路遣之過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爲常勝軍所有

無宿遠送之地若令送入燕無同六月二十一日所宣金人

軍馬到平州閣母國王軍二千餘騎先入營州張鼓發

兵拒戰復來鼓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眾中宜無

司以大捷聞于朝宣撫遂厚以銀絹告赦等齎賜其軍

以上並據三朝

北盟會編補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加朱勳節度案宋史本紀
 及以各木皆不書惟九朝編年備要與此同曰燕山之
 役及勳馳驛傳命有勞故也李重十朝綱目受節度
 甲午云朱勳以燕山之役馳傳有勞為甯遠軍節度
 使醴泉觀使東都事略勳本傳曰燕山之役謂討有
 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甯遠軍節度使宏簡錫遠
 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驛從亦至金紫
 山告功朱勳自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錫遠
 宋史地理志良嶽注曰宣和五年朱勳于太湖取石
 高廣數丈載以舟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城折牖
 也勳緣此授節度使周輝清波雜志曰宣和癸卯朱
 勳目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一石致六年九月庚寅
 石封盤固侯四年正月辛酉朔一可致六年九月庚寅
 金芝產萬壽峯原注引朱勝非閑居錄係五年六月
 十三甲午勳自承宣為節度據此是勳加節度為甲
 午山功實則賞進石勞度使張邦基墨莊漫錄曰宣和
 開朱勳以應奉勞進節度使張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
 汝勳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勳閩門
 宣贊舍人汝翼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希繹約綸察
 使汝暉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希繹約綸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七

綬並閣門宣贊舍人綽神並閣門祗候一時軒裳之
 盛古未有也靖康初藉其家並追奪竄之嶺外方勺
 泊宅編云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勳造巨艦載太湖石
 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賜銀碗千並官其家僕
 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勳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
 石為盤固侯監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貞宗時悟空
 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
 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海道遇風壽舟檢遺使
 臣李綱取以供進大者載于海道遇風壽舟檢遺使
 小者只白漕路入既獻上錫轉二官知縣鮑慎好亦
 緝賜

七月案錢氏四史朔閏戊午詔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
 使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
 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為檢校少保依
 前武信軍節度使上清寶錄宮使燕山府路兼河北路
 宣撫使始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
 其薦稹為宣撫司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雲中

府及朔武蔚應等州然金人以其地多要害不欲與我
但浮沈其辭而我使人且皆昧利求寵欺罔朝廷朝廷
因是日夜益生希覬積既出至太原經營山後會阿骨
打死於白水泊以喪歸其國吳乞買初立未暇治山後
朔武蔚應等州皆通款於我朝廷以積有嘉靖之功因
遷其官前此種爲宜撫使但分治河東及買致仕積遂
兼治三路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譚積爲宣撫副使仍號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與我但浮沈其辭而我使人味利貪寵欺詐朝廷因是日生希覬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皆通款於我積卽除官尋遷少保宋史在己未與童貫致仕同日竝書三朝北盟會編七月七日戊午授積起復檢校少保十日辛酉始命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此因童貫致仕以積代之也蓋積初命河東及是始兼三路蔡條北征紀實曰譚積者亦巨瑄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童貫專致仕故師成及繡引積以爲河東宣撫副使實代童貫專致仕交劉山後雲中府其地則朔武

續高麗實編拾補

卷四十七

八

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金人
實不與我也會吳乞買立粘罕亦暫歸故朔應蔚三州
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號曰朔甯軍遣河東將李嗣
本以兵戍焉又運芻糧玉帛以餉之歸金人亦以兵
回雲中戍來治此于是虜將率之以歸金人亦以兵
至嗣木大敗狼狽僅脫三州乃復歸金譯積但坐視東
手徒搜珠玉珍異以自入耳薛應旅通鑑云積至太原
招朔應蔚諸州降人號爲朔甯軍續宋編年所云與紀
事本末大略悉同但較略耳

己未太師兼領樞密院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

東河北路宣撫使徐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徐豫國公

神霄宮使致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童貫致仕貫自燕

山顛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積爲宣撫使貫尋命
致任宋史宰輔表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

紀五月癸亥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
其時貫攸雖舟師猶未至京也至六月辛亥蔡攸以少
師領樞密院事

此蓋代貫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後
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認論明年又申禁之案宋

史無此李重十朝綱要係七月甲子九朝編年備要
日中書省言福建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詔令要
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明年又申嚴
蘇軾黃庭堅軾庭堅初服廢元祐義術比歲至復尊事
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靖康初龍之監詔
毀元祐之學崇甯初卽有此禁此時因刻板故復申
令也費袞梁溪漫志曰宣和禁書東坡文集甚嚴
一詩云文星已落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
超由識古風平日猶思死誰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
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愛惜周輝清拾雜志曰崇
甯三年淮西憲臣霍漢英秦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
刻並一例除毀認從之又政和曲洧舊聞曰東坡詩
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崇甯大觀海外詩盛行朝廷
雖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
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鈔詩便覺氣索而寶錄醜
宮一日啟醜道士至醜壇拜章伏地久方畢始能
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不可知此宿乃本朝諫賦上大驚先是崇觀間以黨

續寫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七

九

籍禁蘇公文辭并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
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爲是也

八月 案李重十朝綱要八月係辛 乙未王師大敗契丹

將夔離不於峯山 日今從金盟本末 夔離不者蕭幹

也金人既入燕京 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

大奚改元天嗣 原注封氏編年書此係四年十二月十

故封有功編年係此于十二月遼知北極密院事奚應旂

宋卽通鑑並自五年春正月遼知北極密院事奚應旂

保卽箭筈山自立爲奚國皇帝改元天德二月蕭幹奔

奚改元天嗣五月蕭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

哲等殺之八月蕭幹回離保師郭幹道爲其所敗其下阿古

保蕭幹爲兩入葉隆禮契丹國志曰蕭后東歸以避金

四軍大王蕭幹所往耶律大石王府遼人有欲歸附馬
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
林牙斬之傳命有異議者斬于遼奚軍各列陣相拒
從幹留奚王府幹据府自立號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

元天興又曰七月蕭幹既敗于晉舖其黨夔離不在峯
山亦敗遼史道臣傳曰奚回離保亦名幹奚王清為帝僞器
後保大二年回離保率吏民立秦晉國王清為帝僞器
知北樞密院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金兵由居庸入
燕回離保知北院即前山自號然契丹國志則又
復此三朝北盟會編及大金國志並云蕭幹即回離保
蕭幹夔離不分為兩人而改元又為天興眾說不同如
此然自立為奚帝敗宋兵皆夔離不事混遼史本云燕
遼史所云蕭幹知北樞密院事蓋傳聞互異遂誤為二實
則遼史博回離保夔離不蕃通轉三稱止十六也厲
保四軍大王蕭幹也此說最是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
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於石門鎮陷薊
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
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城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
等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
龍嶺殺傷大半從軍之家悉為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

續資通鑑綱目卷四十七

海五千餘人原注此據金史生禽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

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去尋為其部下自得哥

所殺案其部下自得哥所殺三朝北盟會編作其部下

殺傳首至河間府安撫司詹度上之紀事本末卷百四

資治通鑑遠將夔離不即蕭幹也據奚王府自立為神

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

破景州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掠燕城其鋒甚銳

有涉河犯京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去燕者童貫其眾

幹遁去為其部下所殺傳首京師宋史係之八月未不書

日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月軍夔離不率眾出犯景薊

級生禽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
招納十萬餘眾獲耶律德光偽導號寶檢契丹塗金印
州合復從金國九月廿六日已勝度知河間府蔡靖
同知燕山府兩易其任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
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
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

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
殿充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無使譚榘起復檢校少傅
並幹破蕭幹功也六年正月癸亥日獲卯卯府實檢校
蕭幹不首奏告宗廟社稷皇帝御紫宸殿受賀下詔
得夔離亂海亡然復疆土施大澤于燕雲之人命克紹
光曰屬者虜政暴荒天用勦絕其國朕誕膺帝命克紹
歸如取就下沛然莫覓王師獨偽四燕雲之人命克紹
悖眾逆命前年曾首犯王師于白溝河繼復旅拒燕城
神聖皇帝改年號廣嗣禔正統去年紀擯即偽位號
寇景薊毒痛醜類僑誣神人罪不容誅幸旅師大敗
之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
遐亂略皇天助順宗禱垂休有嚴功朕敢專享可擇
依典禮送大社廟故茲詔示宜知悉閏三月三日庚
辰太傅王輔奏所俘玉檢偽寶乞宣付祕書省奏曰耶
律志在恢復而日不暇給累聖紹休專以強聞天下屢
中遂敢午天之命妄以關南縣邑為請至有輕視中原
之心仁宗皇帝為特添歲幣乃敢要盟別立要約使軍
欲本朝具言別納文至綰盡理窮方少聽命數書所著
威靈可謂屈矣仰惟陛下天錫勇智師不踰時兵不血
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離不傳首之後既俘石
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偽寶今者疆圉之臣復以慶祿誓
書來上垂宗廟之宏休快祖宗之積憤伏望宣付祕書
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以上云云并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入翟與黃目尊等榮又敗常勝軍張令破景州殺用吉
形製與周志六月癸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用吉
帝獨識為周之灌尊乃詔圍丘缺在廷諸臣古盡用
劉滋通判楊伯榮高公輔乘走又徵掠慶仁又雁門
鎮攻陷薊州守師于腰鋪乘賊而歸藥師迫漢過盧龍
月奚兵過郭藥師于老小皆忿怒為蕭幹所誤其部曲
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皆忿怒為蕭幹所誤其部曲
軍所獲諸軍既失老小皆忿怒為蕭幹所誤其部曲
師殺之傳其首于河開府安撫使蕭幹所誤其部曲
御紫宸殿受賀是時蕭幹既敗于腰鋪其黨離不在
峯山亦敗生禽偽阿魯太師常勝軍因以此饋甚藥師
之朝延不能知何據云載各本史詳惟以蕭幹離不在
亦名幹自立後設奚渤海三楬密院改東西節度使
為二王分司建官時奚人巴軻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
契丹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共甥乙室八斤等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七

士

所敗一軍離心其黨耶律阿古哲與共甥乙室八斤等

殺之僞立凡八月又遼史天祚紀耶律道立幹為諸軍
都統知北樞密院倘使回離保與蕭幹為二何其行迹
昭合如此當即初王安中令李安弼高黨詣朝廷乞
變離不無疑也

詔張毅已而宣撫司以毅破除母捷書聞案除母當為

涂闞同音卽指闞母又遣其弟來通款朝廷遂授毅秦

甯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用案三朝北盟趙仁彥

張鈞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令安弼齎詔還平州仍

以金花牋御筆付其弟令面授毅時外廷莫知其端趙

良嗣獨抗章言國家新與女真盟況女真方疆如此必

失其權後不可悔乞斬安弼朝廷不從良嗣坐此亦陰

得罪毅聞安弼等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謀知之以

千騎襲破平州朝廷所賜詔旨皆為金人所得毅挺身

走欲閒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等將奔燕山以其母為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七 三

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毅母及妻已為金人所戮并得

毅弟所懷御筆果大怒自是歸曲朝廷毅道燕山郭藥

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毅宣

撫司具奏朝廷密令無發遣安中等言必不發遣則金

人必啟兵端朝廷不得已命安中縊殺之函首還金人

張令徽等皆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紀事本末

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十日辛酉郭藥師留之

覺走所賜詔書盡為金人所得至燕山郭藥師留之

易姓名曰趙秀才歷常勝軍中將帶官庫珠玉珍貨

燕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民死守九月六日乙巳

離不攻破平州來索張覺下軍中縊之痛其首與之

道錄曰二天子攻破平州知張覺下軍中縊之痛其首與之

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不得已而縊殺之

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三太子復遣使索燕人粘粘

宣撫司初答以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根粘粘

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七

三

三

密齋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若復歸金國者於舊
 官上超轉三資依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覲
 因者如趙公嚴趙公倫姚全望皆越境逃去蔡隆北征
 紀實曰張覲者燕地之豪傑也素領平營二州方天祚
 竄陰夾山老諭之曰女真吾讎也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
 呼非乃主平安可背當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
 未晚燕人向義故皆從之然覽開遣人通中國二帥遽
 後金人入燕而覽使不至又止大率如此金人入燕其
 軍北出居庸往鴛鴦泊白水泊將經營天祚所虜重盡
 由東北出松亭關將歸國因乘間誘禽遼之大臣如左
 富戶皆哀訴覽為之主覽因乘間誘禽遼之大臣如左
 企弓輩數之以此亂不輔又不死守反從仇賊且劫徙
 燕人等罪皆殺之曉示燕去玉帛皆有也覽既與金人
 各歸然金酋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治也覽既與金人
 脫者乃謀復降中國因亟遣遠之大臣李石者來既至
 結纒見王安中為詣闕深為密奏巧納獨趙良嗣者
 密外廷罕知其詳然識者深為密奏巧納獨趙良嗣者
 抗章論列國家新與女真盟況女真方強乞斬李石以
 狗上大怒而翻既專也故良嗣因亦得罪初結約甚固
 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顧也謂其果不能治上每日金人
 必不能立國矣故結弟來我乃以平州為泰甯軍封
 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為泰甯軍封
 節度使遣人以泰甯軍牌救書及覽之語命詔書與之
 大兵徑乃提親兵遠出拜迎不虞金人皆謀知之忽舉
 書誥命皆為金人所不得始覽之母妻金人並懷中所攜走燕
 金人破營州先得其母妻等奔覽之弟隨皆寓營州及
 也纔一夕間已得其母妻等奔覽之弟隨皆寓營州及
 筆金花纜手詔賜覽者用是又為金人所得故其後執
 以藉口者此耳金人圍平州日夕攻擊平州人又移檄曰
 從弟既盟矣我來討叛離不餉我糧救也金人又移檄曰
 中給既平州既不降斡離不餉我糧救也金人又移檄曰
 以給既平州既不降斡離不餉我糧救也金人又移檄曰
 終年率我餽餉平州食既盡但遺數千人安日潰圍而走
 臣城破金人既走破平朝當還我朝廷命安日潰圍而走
 既急又命斬一人以覽者是時大兵尙駐未散俄又索
 與此非覺也實係某人斃自藏于且權無議斬覺矣密
 旨既下安中數其過逼之行刑覺語殊不遜而死因傳
 去金人巢穴所謂阿脂川甚近金人初欲徙國籍燕地

所得臣民儀物立都于顯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
及覺邀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認語等始怨謂違
盟我如何哉志即揚言曰中國儀法物來立我國耳時用事者無不
不得要當取中國儀法物來立我國耳時用事者無不
首與之係明年慮實可痛心云東都事略金索張覺傳
九月乙亥事

續宋史編年資治通鑑八月辛巳朔日食陰雲不見案
文局言當食不食乞付史館編年備要曰日當
薛應旂宋元通鑑並書日食不見遠史不書今從金
通鑑攷異曰宋史作日當食不見遠史不書今從金
有食之日

九月錢氏四史朔閏己未召蔡京賜食良獄紀事本
苑圍之最盛宣和末所謂良嶽正門曰陽華亦五戰制
一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支門曰陽華亦五戰制
下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間則一瑞執荔支簿立石亭
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于是主者乃對簿按樹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侍從魯公入時許其
嘗御實一小瑞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瑞人各荔支二枚
于是大瑞梁師成者盡謬然吾笑顧之曰諸人久飮矣
咸曰吾未始得嘗此故也諸瑞多尙文字妄相慕仰
語此一夢令人愴悵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月木冰案原文作雨木
木冰又曰是歲秦鳳及燕山等路旱初不言水此與
九朝編年備要作雨水冰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以
改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也蓋木
冰亦開災異今諺有云木生介達官拍据錢氏四史
朔閏考十月

十一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
係庚辰朔

沖虛至德真經頌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奏請也紀
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宋史
子監刊御注沖虛至德真經頌之學者從祭酒蔣存誠等
本紀無九朝編年備要云十一月班御注列子莊子畢
沉續通鑑與紀事本末同止言列子薛應旂通鑑與續

宋編年同皆莊列並言此蓋据九朝編年原注文也王伯厚玉海卷五十三唐天寶元年二月丙寅號列子沖虛真經莊子南華真經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列子至德刊印也政和未詔並為真經入國子學此時御注成故

既為相再賜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對街生玉芝來及燕山告功黼黻得志乃便門過師成復來黼請上臨幸上既臨黼第自出傳旨始賜命散侍從百官于師成譚積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于

師成譚積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于入夜漏下五刻乃開龍德夜道少階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十餘人執兵衛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集貪寵欺誑朝廷詔佞

成風竊取威福不能致天下利貧寵欺誑朝廷詔佞首誅故案宋繼則不能致天下利貧寵欺誑朝廷詔佞徐乾學通鑑後編畢沉無薛應旂通鑑並作邵經邦家簡錄

猶不御殿幾至生變祖宗以來臨幸未門有也吳曾私第御書載賡堂膏露堂龍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凡七牌東都事略黼木傳曰徽宗待遇日

隆恩數異于他相名其所居間有得賢治定為書載廣堂寵光亭以下凡七勝成與黼第連牆穿便門往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第連牆穿便門往

始偕其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又條黼每臨恩曲宴至為作優鄙賤之伎以獻髮取容蔡鐵圍山叢書曰王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髮與目中睛色悉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此亦人妖也周城未

十二月錢氏四史朔開考乙巳金國賀正旦使廬州觀察使都亭葦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奉議郎太常少卿連南夫為金國接伴使武翼大夫吳子厚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綱正史無此北盟會編書于明年正月薛應旂通鑑曰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且又使李靖來告哀畢沉續通鑑係二十六日乙巳與此同日且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生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至言于金主

續資治通鑑綱目拾補 卷四十七 壺

百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復請加幣以求山後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
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姓名索
之而西鄙未嘗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
且西鄙未嘗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
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于是金主遂遣使來告
二州來歸邵經邦宏簡錄曰是歲金遣使來告
袁告嗣位復遣使賀生辰正旦悉勝軍宋史本紀無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朝編年備要同且云優其廩餼總凡五萬人多燕雲
降卒也三朝北盟會編條六年三月不書日譚極
初至燕山間常勝軍創一軍分其權勢如雲朔生
事奏朝廷乞於河東別州縣經處疏為義勝軍合
李嗣本取守忠為率屯於州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
人之既嗣本守忠為率屯於州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
糧衣賜倍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
糧衣賜倍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

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害前所答
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白僕之貫因曰吾竊慮常
常勝軍他日必為患欲與割而自今如僕慮未敢輒肆
怨人附郭藥師猶懼其亡皆自其面僕是常勝軍大
糧衣賜倍于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七

共

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削之不惟金人窺覬兼此
安在僕答曰今藥師之眾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
武勇大分誠能于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選騎精銳馬
分統之一駐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可駐于廣信軍
或中府一駐于州或河間府大牙相駐于廣信軍
前之眾進甚好但扼于州或河間府大牙相駐于廣信軍
去國家控威皆自延慶之遙倘當時再起種師道提
許多西兵舉事卻不至如此既國家大事用是每竊
蔡靖其七年辛丑可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七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徽宗

宣和六年正月改正月庚戌朔癸丑奉議郎太常少

卿連南夫伴送金國賀正且使武略大夫張撝副之

本末卷百四十四文獻通考卷六十四奉議郎隨事

名通議唐改奉議宋元豐更官制以奉議郎換太常祕

書殿中丞著作郎武略大夫為武散階內閣洛苑如京

崇儀使也又通政卷九十九連南夫字鵬舉有宣和

使金錄一卷南夫五年十二月與吳子

厚充接伴此時蓋復遣伴送也張撝未見

乙卯金國賀正且使高居慶等辭於紫宸殿紀事本末

四使三朝北盟會編係正月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

旦使盧州管內觀察使都亭堊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

守大理寺卿楊璞並辭於紫宸殿與紀事在乙卯相隔

齋誓書來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仍為賀正副使其官階與

不載其官階若楊意則七年仍為賀正副使其官階與

五年十二月乙巳所書同此當是揚意楊璞恐係誤書

紫宸殿係視朝之前殿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曰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在大慶殿北舊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自金使來賀正且

雲則皆見於崇政殿也

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

大宗正丞徐兢悉董史皇宋書錄所引長編原文與此

人名據俞松蘭亭續攷載紹興壬子申徐知新日徐兢題

跋云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

與兢是當時管勾官止有三入並無徐知新之名書錄

新知二字當是倒誤其徐字洗下徐兢字而衍今據皇

也

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案原本作米友仁今據皇

擘清波別志曰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藝

祖受命造邦定都于汴神宗舊古有作煥然一新册如

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號汴都志以垂萬世遂詔輔

臣鄭居中提頌修纂李子奇及秘書

丞李鏞為編修友仁益新添差也

生徒以五百人為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

鍾繇蔡邕真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

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蔡絛鐵圍山叢談作王

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

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

法所頒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

置是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蔡絛史皇宋書錄所引

已見崇寧三年六月壬子日可考陳鵠善書續問曰徽

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鵠以下朝士無不能書

以擅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羲之朝士無不能書

說篆法惟信州徐兢餘

皆碌碌可歎其衰也

庚午原作庚子據勒停人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

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蔡絛復朝奉郎提舉明道

癸丑蔡絛坐撰西清詩話專以蘇軾黃庭堅為宗特

落職勒停吳曾能改齋漫錄日宣和五年十月五日

臣寮上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曰西清詩話

其論議專治蘇軾黃庭堅等為本有誤天下學術奉聖

旨蔡絛特落職勒停四十九

續嘉通鑑纂編拾補卷四十八

所說官制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元豐官制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

癸酉御內東門別次為金主成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

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計音至報其國主姐為輟朝五日

與宋史月日並同宣和錄曰皇帝為大金主輟朝五日

二

戊寅命校書郎連南夫為金國祭奠弔慰使武略大夫

張撝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

即改命弔莫不別遣矣惟南夫官階前書奉議郎太常

少卿此又改書校書郎及正字將作監主簿各官此為京郎

承務郎換校書郎及正字將作監主簿各官此為京郎

或前階當為借

非本級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忽

有入躍出資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

斥語上怒甚命使傳旨治之筆掠亂下又加炮烙

略不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斃刀鬻血肉

狼藉上大不悅為罷觀竟不知何許人明年釋荷擔

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

向門戰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使道向宜速改也選卒捕之下開封府獄一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乃獄中盡案蔡絛對峙於端門宣則六年春正月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之斷決者簾幙重天子時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其下無由眾忽是一偶獨在緜布衣官僧寺童行狀以手則萬眾忽是一偶獨在緜布衣官僧寺童行狀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懼汝豈能壞諸佛菩薩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何吾教爾吾豈逃汝略吾一言亦不語矣于是箠掠亂下益憤復召行略宋冲妙世號宋法師亦不能識也至視之則秦日所治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至視之則秦日施刀鬻血肉痕藉盡大嗚呼浮屠氏實有人又東門外鬻菜夫事此言明年八月薛應旂通鑑畢沉續通鑑竝係七年秋九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辛丑承事郎管句太平觀陳瑾

卒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蔡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恬于進取雖諸公交薦居職所疏發惡雖死不辟據宋史本傳曰崇寧中除名竄寓東官述杉彬蔡復送京師獄具正彙在所告失實流海上權亦安置通州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過州縣出兵甲護送至台每目為徙告在五年乃得自便與差遣承事郎批進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賦庭令居南康才至得移楚州權平生論京亦皆披擿其處心最所忌恨故大觀末以其子訟蔡密語事就建開封獄時有旨令蔡攸亦在側奏曰權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復朝廷上為皆恐其復用又僧于宮禁對臣說及權宜復朝之意時蔡之靈勉以醫藥久之將經邦宏簡錄曰劉安世其在康要錄曰元年四月二日有積當力加保護安世間疾緣言蔡京坐罪可召赴闕與差遣通放卷六十四宰相任官制以承事郎換大前錄許事此靖康初年死李璣十朝

綱要係四年二月十一日庚子陳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金人嘗遣使詣宣撫司索所許

糧二十萬斛譚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宣撫司

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趙良嗣

已許矣種曰趙良嗣曰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

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封

入此據五年四月十二日國書求米十萬石金盟本未

亦云譚稹不給所許金人十萬斛糧故金人愈怒封氏

編年獨云二十萬斛不知何據姑存之案五月金盟本未

當日宋人國書因收捕變離不姑存之案五月金盟本未

無可計辦先于內地椰米一十萬斛于古北口及應州

兩路交割尚有十萬斛未見交付其國書並附所許金

人十萬斛糧此說可據蓋即國書所求十萬石中未

交之五萬石也封氏編年所云二十萬斛二字恐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去

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四

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

麥苗乃在山上乃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按

視焉及歸圖進曰震而巳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

善又以迎合銅錢車除戶部侍郎薛鑑及畢書鑑係聞

師河東陝西地大震不係戶部侍郎薛鑑及畢書鑑係聞

月辛巳下又宋史潛善本傳宣和初為左司郎官陝西

河東地震陵谷易處徽宗命之察訪陝西因往視潛

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矣羅戶部侍郎銅錢事

當考錢氏四史朔閏

四月案錢氏四史朔閏己巳詔給地牧馬路分勸誘召

人養馬自降指揮至今年三月中養數多去處干豫牧

馬官吏宜與旌賞令提刑司官通將本路所管州縣及

三千匹以上各與轉一官六千匹以上各減三年磨勘

州府通所管縣分一千匹以上各轉一官二千匹以上

各減三年磨勘縣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轉一官六百匹

以上各減三年磨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案通考卷

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四州縣及一千匹縣及三百

千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

八百入納錢數千緡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

名進士及第出身八人各本立同楊椿狀元沈

蹟志曰宣和六年進士八人省元楊椿狀元沈

晦是年復省試曾敏行獨執羔素通此學對筆極

博士謂當魁為問周表卿孰元少從貂璫假籌極

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從貂璫假籌極

九朝一也翌日臚唱元用第一當少遜從貂璫假籌極

先兆矣有百六十七年取士之末科觀策題與狀頭之

糧十餘萬石而他軍常勝焉故悉出河北河東

民力以饋給之率費十餘萬至二十萬始能致一石

于燕三路俱困上措置調夫京西入萬淮南四萬兩

冀得以久其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入萬淮南四萬兩

浙大萬五千九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入萬淮南四萬兩

萬八千貫南八萬三千四萬八千貫而結怨四海

矣案宋史六月壬子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東兩河

之錢期以兩度令京達者從軍法七月川闕廣又詔宗

室后妃咸里幸執之家槩數免于是內外大置談曰

不樂時王丞相既患謂燕用一老胥謀始倡夫調今

制令均免夫錢而巳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仁惠

為上言曰夫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下聖仁惠

弗取上心亦悔亟令窮前百姓口但取也下聖仁惠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八

五

約日而集賢責加峻時重歛遽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阜轟以今日稍愆期即以阻軍輿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為盜後夫錢之網運將至漕向而敵騎已及郊其錢皆為船人所私矣可慨夫錢氏四史朔間攷

七月錢氏四史朔間丙戌膳部員外郎王麟接伴金

國謝嗣位使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副

之案宋史五月癸卯金人遣使來告嗣位三朝北盟會編古副使漢人李簡來乙卯金人遣留使茅齋自叙

富謙古副使阿骨打自燕歸國死于半途吳乞買嗣

日謝登寶位使阿骨打自燕歸國死于半途吳乞買嗣

立故遣使來謝差張璩充大使差廣充副使事本末于

進至薊州接見大使富謙古副使李簡見于紫宸殿亦書金

國遣留使不書謝嗣位使原注以為實錄作遣留使自

叙大又作謝登位使殆謝登位遂兼遣留使惟馬擴自叙

北盟會編其使係正王來馬擴為接伴故正月二十九

日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此正是為接伴時

也五月無司紀事于七月書接伴于九月書馬擴送伴前

去宣撫司紀事于七月書接伴于九月書馬擴送伴前

續通鑑編拾補卷四十八

殿與三朝北盟會編所書月

國賀嗣位使廣南西路廉訪使者董緒副之案續宋編

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元宗為賀嗣位使

但于眾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

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盡效中國所為亦宏侈矣

據宋史七月戊子遣許元宗賀金國嗣位與辰詔差二日

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元宗充賀金國嗣位與辰詔差二日

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童緒副之管押禮

物官鍾邦直其年月官階及名字與紀事並異不知何

據宣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奚內每差接伴館伴送何

語者為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為之復有中使無問

賜酒密堂宴畢又行三榻十里至館鋪厚第舍數十楹

鼠被大枕等如女真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去虞

廷尚十餘里次日館伴同賜酒果至晚開門使躬來說議約

居民數十家絲揉襍錯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野間皆有

背陰向陽便於牧放又一二里命撤織云近闕北行百
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頭帳四餘各歸帳歌定容省
使副使相見就座酒三設禮帳四餘各歸帳歌定容省
樂作問門使及祇坐班引即捧國書自山歌引東入陳
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近貴使副餘人殿
眞首領數十人班并退其山棚左拜訖近貴使副餘人殿
殿次就坐餘并退其山棚左拜訖近貴使副餘人殿
仙佛龍象之形微以宮高五尺以數人能爲禽鳴呼石
山內木建殿七間甚壯未鋪蓋以瓦鋪之爲窟閣結山
四尺許青幕前土壇方闊數丈名龍壇兩廂旋架分兩
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爲儀衛日役數千人與築已
梁屋千百裹未就規模垂甚侈也虜王所坐若今講座
薄髻可頭裹早巾帶後朱漆銀裝鍍金几案果碟鞋
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筋以象牙齒遇食時數
人昇酒數鼎鑊致前旋切釘以進名日御數胡
宴食餘頌于四節也每樂作必以象齒遇食時數
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象齒遇食時數
使副以金餘人銀謝訖歸館次日行食畢各賜高果復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八 七

以箱折使副百餘匹戲出有大旗獅豹刀牌研鼓踏索
三行樂作鳴鉦鼓百戲出有大旗獅豹刀牌研鼓踏索
上竿斗跳弄丸擲簸旗毬角瓶鬪雞各等服色鮮明
頗似中國有鏡光閃爍如祠廟電母立此爲異後手行
各起就帳戴色絹花二十餘枝謝酒復坐行回館
次日貴臣就賜宴伴射于館內庭下就賜坐行回館
以絃管爲惜別宴名曰換衣燈宴至此
夜語笑甚款酒不記巡此皆舊例也
敏爲金國賀生辰使膚敏言虜生辰後天靈節五日今
未聞虜遣使而我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
廷羞請至燕而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以
爲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還
華敏亭人汪藻志墓此據墓志增入七年四月原注
日再使案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乙未改命校書郎衛自
敏代舒宏中爲賀金生辰使可考通好也志曰金慶自
獲天祚又次三日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賀
疲敝其實瘡痍道使不疑也據此是七年金有賀生

辰使六年天寧節固不遣賀使也宣和乙巳奉使行程

錄日第十程自韓城鎮五里至北界清州出鎮東行

十餘里至金人所立新地西約百里無溝塹惟兩小

畝高三尺許其兩界係例所置車馬護送人亦不得

耕種行信使副于界首關候兩界各幕以接行人使

前期具國信使副于界首關候兩界各幕以接行人使

引期接信使副于界首關候兩界各幕以接行人使

對狀示仍請過門狀于例三請亦令引各幕以接行人使

梁師成副之案宋史本紀七月置璣衛所以次行領

崇寧初遼方外交之志士京師自甲辰置璣衛所以次行領

書一踰二璣乃成悉如唐比嘗請令然應奉司造出樣

類皆用銅鐵二輪以綴日月而制之堅木舊美玉機

有隱望而月體常圓皆附黃道如蟻行體上舊使

與日出更籌之度皆制上弦候辨刻辰鐘辰星短長

十二吐珠荷環自運其指能辨刻辰鐘辰星短長

時正時刻自運其指能辨刻辰鐘辰星短長

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璣也運用如斗者玉衡也

象或謂混儀望筒為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璣衛為何

器唯鄭康成以運轉為司置局如銅渾儀新成蘇子容

所造也星官麻翁聚觀駭歎以為古未嘗有紹聖初

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無一人與此器為地故

璣衛制

變舊制

續資治通鑑綱目拾補 卷四十八

八月乙卯考錢氏四史開朔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
度使譚稹罷宣撫司落檢校少傅太尉命以本班節
使提舉崇福宮任便居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
綱張璠出怨言又三月許崇憲文其使曰去年萬
斛糧穀積日宣撫司未嘗有許崇憲文其使曰去年萬
之與金兀朮及飛狐靈邱兩縣遂攻蔚遂守耶蘇
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攻蔚遂守耶蘇
積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原注金山後交割遂守耶蘇

積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原注金山後交割遂守耶蘇
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攻蔚遂守耶蘇
之與金兀朮及飛狐靈邱兩縣遂攻蔚遂守耶蘇
斛糧穀積日宣撫司未嘗有許崇憲文其使曰去年萬
使提舉崇福宮任便居住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
度使譚稹罷宣撫司落檢校少傅太尉命以本班節
八月乙卯考錢氏四史開朔檢校少傅太尉武信軍節

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齒寒早不為備而為

卑辭厚幣以貨燕山之地觀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

空城與之降絕借糧之請而得以歸曲于我此皆君臣

納張毅之狂虜故初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各以

得逞其志也初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翊各以

州來降宣撫司即用京為振武軍節度使雲中府路安

撫使正翊竝遷官回任原注亡遼錄附見金人入燕後

五年七月七日譚慎選檢校少保以連城次第輸款故

賞之後京翊來歸正五年七月七日據三朝北盟會編

今復出此案原本韓正上脫文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

增入正京翊三人來降各本不見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

遂入正京翊三人來降各本不見月日據三朝北盟會編

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下縣皆來金人逐移軍燕山

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離不州軍豪陳翊等

蘇京孫團練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來我州郡又陷飛

覺招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解朝廷

知其非送議罷譚慎選矣以上云云紀事於五年七月

日戊午起復譚慎選亦已附其事但較略耳參照

等來歸續宋編年下書之今復出此並可照翊已而

續嘉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夏人舉兵侵占朔武地界種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

人未即退聽李氏十路帥臣嚴備彭氏女真事述

統類曰時邊隙已開西北五路帥臣嚴備彭氏女真事述

寇之約竊書以馳告邊臣以聞雖賞以官而不赦武備

雲北盟會編曰初粘罕遣撒盧母使夏國許割保德

裕民八館及河西金肅二軍董野鶴神崖榆林保德

東之勢至是夏人乃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

河東應館三州守臣以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北征紀實

日東將李嗣本戎兵運芻糧以招降之名曰朔靈軍遣

粘罕歸雲中因來治此嗣本太敗狼狽僅脫朔靈軍遣

復歸金譚慎選但東手坐視尤站中國副使焉然金人怨朝

不樂罷種歸後乃以張孝純為宣撫副使焉然金人怨朝

廷納張毅屢出怨言種又不給所許糧十萬斛金人愈

怒遂攻蔚州殺陳翊及陷飛狐靈邱兩縣逐蘇京等絕

山後交割意朝廷答種處置無方故復起童貫代種貫

與蔡京等又共排種尋授種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太

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依前太師徐豫國公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貫是行實出太

原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祚來降而自往迎之也

山路宣撫使是時遺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為詔待

以一番僧齋御筆燕越為代積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祚來降而自

天祚大喜貫之禮位燕越為代積交割山後地土蓋以密約天祚來降而自

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粘罕

亡不相見第使高慶襲傳言以朝延先違誓書招納叛

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與南宋為兄弟久不測嘗私

何憂哉至是皇渡海與女真盟爽攻天祚謀復燕雲足謂

激計虜之怒復宣撫並係八月乙卯宰輔表南歸乎事略

童貫致仕復宣撫並係八月乙卯宰輔表南歸乎事略

三朝北盟會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八

庚午皇太子奏本府學官耿南仲先被旨講周易訖

講尚書今周易已講訖乞講尚書從之

要錄曰大觀元年十一月詔京兆郡王及高密郡王

可于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翊講讀之官宜如王

友例令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

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為翊善薛雍司業耿南仲為侍講

德殿員外郎鄭修以記室出閣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

五年二月乙巳行冊禮丁巳皇太子奏臣前于備辦以

妙聽講須俟邇英經筵但欲方承旨定日恭惟聖學高

講說修輔聖明如視膳之外當還承旨定日恭惟聖學高

視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當還承旨定日恭惟聖學高

同生日晚稍在禁嚴除請學官赴廳乞讀所貴每日不

益有以副聖慈眷撫之意宋史本傳宏簡錄侍學日不

傳云耿南仲開慈眷撫之意宋史本傳宏簡錄侍學日不

之及內禪拜甚禮重之大學士自以書左丞門下當柄

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大學士自以書左丞門下當柄

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居已上忌之因每事異議力主求
人降授制駕安置南雄

九月案錢氏四月寅朔庚寅手詔以金芝產于良獄萬

壽宮改艮嶽為壽嶽今從詔旨朱勝非曰上皇于南山萬

東華門以北龍門禁夜先賞又于次東建寶錄宮宮後

飲至上元後方罷謂之先賞又于次東建寶錄宮宮後

可勝紀最後未耐于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觀奇石積

功慶成神運石清波礫志昭巨石但原注作賜號昭

朱勳考萬壽宣使節度使存焉六月三日甲午

康竹為筵籬惟大石基址存焉六月三日甲午

昭功慶成神運石清波礫志昭巨石但原注作賜號昭

小贖運昭功慶神運石清波礫志昭巨石但原注作賜號昭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允中為金國賀正旦使武德郎劉宏副之

庚子金國遣留使城州營內都勃堇富謨古副使清州

楚充館伴馬擴罷送伴雖與紀事所書月日相隔太遠
而原注據詔旨云五月二十日差馬擴接伴與紀事所
書七月亦不合惟詔旨云十月四日辭則與此九月見
紫宸相報北盟而會編在何據早書似當時二使之遣
邊登位繼乃知其意遺留物故多留滯朝廷初但以為
謝嗣位各本因此遂所書互異紀事于七月丙戌書謝
告爾使物也又書遺留使蓋兩存其疑實則告謝而兼
紀兩書其來似謀通鑑九月以自時中為太宰李邦彥
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道有過師成家上因觀芝始初
恩交結狀乃拔時中邦彥堪作相使遂落節鉞仍領
其欲大用故因日蔡六豈堪作相使遂落節鉞仍領
樞密院李邦彥自通奉大夫尚書左丞兼使白時
上密院李邦彥自通奉大夫尚書左丞兼使白時
祿大夫少宰大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高蔡京
中郎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加特進萬壽宮使高蔡
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使四月丁巳李邦彥兼門下
復任結大金見前錄日宮使使四月丁巳李邦彥兼門下
獨任結大金見前錄日宮使使四月丁巳李邦彥兼門下
得豫下族誅之合禁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儂薄庸

儒無所立也李攸宋朝事實曰王黼上章乞骸骨曰
陸陽內積憂虞外傷疲敝捫心自悼弔影生嗟獲戾
陰陽積憂虞外傷疲敝捫心自悼弔影生嗟獲戾
天洵莫之可道倘許榮楡衰幾退或里居脫責少緩
顛濟承書此恩是為終惠認依所乞守非官致仕應
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惡中快薛之無敢言者
及一丙子王黼罷職專權惡中快薛之無敢言者
耶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與始恪
其隴陰成交結狀還宮春遇願衰李邦彥素與始恪
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樂論黼奸邪專橫十
五胡松年等皆立罷
黨胡松年等皆立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八

三

乙丑中大夫祕閣修撰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兼提舉給
正且使事不謹可特勒停副使不見
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按伴大金賀
國賀正使盟會編係九月二十四日庚午又七年正月
十月考錢氏史朔閏庚申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
十考錢氏史朔閏庚申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
十考錢氏史朔閏庚申祠部員外郎王昂接伴金

地牧馬李孝揚轉一官減三年磨勘許回授本色本宗

有官有服親以本路養馬及七千餘匹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八案李孝揚未見四月二十二日已詔立牧馬賞格既與此可以參照文獻通攷卷百六十詔立牧馬賞格既

推賞如格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入路牧馬事遷官

十一月案錢氏四月甲戌朔考丙戌手詔神考釐正六官

修舉百度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先後詳略若網在綱用

垂裕於萬世繼志述事正在今日比年以來官不守方

使得撓政上下苟玩名為遵揚而實侵紊法本一定可

循勿失而官司便文緣事建請遂至於條目滋鯨以式

均財本無不足而流品猥眾廩食無名遂至於用度冗

濫謹名器重爵賞所以示天下之公而僥倖路啟請謁

相先故人才失任使之實時賦役勸農桑所以厚天下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八 三

之本而貪吏誕謾培克無藝故民力有匱乏之憂以類

推之不可勝言可令尙書省置局詳議以講議司為名

究本推原務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以廣紹述先烈之休

其各遵承以稱朕旨御筆差蔡攸白時中李邦彥就尙

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法令完具更不

取索外餘并講究利害條具上 limitation 一季結絕紀事本末

議司此云六日必謀朱勝非云宣和七年置講議司

同提舉再詳說為提舉官余未幾太保領樞密院禁

廷無由稽考乞應合裁減事童貫取旨時貫以廣

郡王領右府諸闈之長故也編閣皆送下五十餘狀

損禁進呈得旨依元置親衛兵士五百人自置營

或取撥足數他事大率如此方悟彼言與此曹為地

檢照官制熙寧以前文臣朝議大夫至中奉大夫共

十九員止有中散二員餘皆朝議今一百九十餘員武
臣觀察使至節度使止二十七員今三百七十員餘官
五之二合文武官舊有九十餘員今三百七十員餘
力請于時相白時中李邦彥謂置司無補若不置未
幾結罷初崇寧時所為也官吏數百人增給厚祿法流
騷遷浮費不費會集僚屬黃餽頭一味用錢一千三
百餘緡則他如無如是二年而罷今置司通鑑十二
名詔立意式滋多疏品猥眾儻倖路啟一月丙戌與
書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各本並係十一月丙戌與
事月居鈔合此作十二月置司蔡京提舉係後續勝非
事亦不合然勝非事屬親歷當是月甲午會敏行獨醒
字誤初置講議司係崇寧元年七月甲午會敏行獨醒
稟費用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
異費日略計其費餽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
飲罷吏略計其費餽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
有容集其家酒酣京顧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政來
更因十餅進客遂分食之乃黃雀施也元長問尙有
幾何吏對猶有奇

辛卯開封府尹兼侍讀燕瑛前徽猷閣直學士任諒特
續資通鑑綱目拾補 卷四十八 西

起復竝為講議司詳議官朝散大夫直祕閣高衛并為

大夫王雲承議郎鄭望之朝奉大夫直祕閣高衛并為

參詳官元豐官制以朝請大夫換前行郎中以朝散大

夫換中行郎中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以承議郎換

左正言太常國子博士任諒增損與夫十五餘人皆

有河北數皆按籍可知見玉海卷一百八十五餘人皆

童貫遣保州廣勝安肅順安軍廉訪使者馬擴知保州

辛興宗使黏罕軍乙未下議意不屬豫三朝北盟會編

擴等至雲中附二十日也故知未字上當脫乙字為二

亦係月未也擴等至雲中府會黏罕已歸留兀室權元

帥遣人來諭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兀室曰譚宣

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榘以凡庸不知故嘗為朝廷

所黜數往還辨論最後兀室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割山後事以國相謁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已許難以便交擴日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穀之罪本朝已斬穀首函送貴朝職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根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後縱軍馬為攻取本朝恐致紛競姑令戍守者罷歸責譚稹再委童貫經理若大國每如斯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前者人言蔚州有賊本朝遣兵剪除及得貴朝移文即已今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須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無不遂也即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

續嘉通鑑長編卷四十八

卷四十八

五

擴對金人訓習漢光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

穀邀索職官民戶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

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紀事于此事並不書日各

擴亦不書日今從長編通例以下有乙未日提行附月

其遺時必在中旬之末可知紀事此條全文多用馬擴

載較詳細今不別出

西各本同續宋編年附此于九月之下十二月之前

窮極奢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以羨為功所入雖多

以一月西罷應奉主控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

皆有用日置至是字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務應奉司

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恐智者不得善後于是詔

之用悉減帝亦自罷講議財利司由是不急之務無名

方臘既平復置應奉司王黼請與梁師成總領復諸
路應奉局奪漕運卒輓之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物
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十之一容齋續筆日宣和
閒朱勔拔應奉花石綱以固寵徐鑄應安道王仲閔
輩濟其惡揚譏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澳
王游毛孝立之徒助之發物供奉徽宗悉其擾屢禁
之復出為惡
不能絕也

十二月甲辰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重十皇太子奏

昨奉旨令本府學官李詩耿南仲讀前漢書今已畢欲

接續讀後漢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靖康要

堂聽講讀李詩以光祿少卿為翊善耿南仲以辟雍司

業為侍講五年二月冊立皇太子兼侍讀李詩以卿書監

為顯講閣待制南仲以左庶子兼侍讀南仲為詹正至

猷閣待制八年劉煥方會罷以李詩讀南仲為詹正至

宣和七年李詩卒上聽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偏

望崇每懷兢畏至講讀之暇惟以髻器貯金魚而觀之

他事一不關懷手詔朕執權乘要以正主道賦事圖

人所莫能測也功責在大臣比年以來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發忱惕

念我烈考之謨訓修革蠱弊庶幾持循肆命近弼置司

講議太師致仕蔡京輔朕初載誕著碩膚屬閔勞以官

職之事即安里閭憲其言行尙有賴焉書不云乎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京可兼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仍免

簽書毋致勤勞以稱朕貴老貪賢之美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二原注實錄本紀云蔡京領講議司朱勝非云蔡

京崇寧元年拜相初又罷六年壬黼致仕罷相白時中

李邦彥竝拜太宰未幾京東盜起京黨閭然以為宰

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
時凡八十歲日尙不能書字禁奏事不能拜跪其子條朝
賞罰無章黜陟紛紜係妻兄韓偓者驟用為戶部侍郎
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造朝侍從四出下
誅求採訪喜者薦之抱文書率數十人從之遺使四出
日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括紳無不側
是效之請罷宣和庫庫置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
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茹蔬無

續蒼通鑑長編補卷四十八

不竄取元豐大觀庫及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管封樁
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遣是年冬金寇犯闕得非將亂
之兆耶家宋史本紀同辰朔蔡京領講議司詔百府營
進元豐法製月日並同貨童隸得美京棄綱紀法度為
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盤結牢不可破也蔡
條責降追毀出身七年四月十一日壬子可考

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

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條以

時入對撰延清道君臣之意而條弟鍾愛于其父

殺條上閉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

子遂為仇敵以上云語是誤以七年四月乙丑條之責降

紹興蘇清詩話然詩語是後係五年四月乙丑條之責降

各史不見惟能改齋漫錄具之七月日今已附六年正月

二十二日條復朝奉郎下可考七年以前已附六年正月

先逐其黨劉曷劉燠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彼通

籍禁廷間其事急請闕百拜哀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

權勢相軋浮滿者遂開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辟之彼甫入遽握父

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即去竊窺見以問京京曰無

固不解此兒欲以爲我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

以季弟條鍾愛于京數請殺之帝不許又宰輔表宣和

六年十二月癸亥蔡京請殺之帝不許又宰輔表宣和

師領三省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與此月日並同

戊辰御筆蔡京領三省應細事務免簽書紀事本末卷

其說右丞宇文樛中對以虜誓擊天祐五年冬不無此

李重十朝綱要九朝綱要金此不見于各本三朝北

日當時雲中天德誓書之語此不見于各本三朝北

盟會編及大金國志雲中爲徐議之說也宋史宋但

浮沈其辭或當時金人又有徐議之說也宋史宋但

表粹中以六年九月乙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尚書

續金瓶梅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六

又南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葉男子
 孕而誕子壽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
 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
 長僅六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文道朱
 氏薛應旂宋元通鑑云朱氏子妻小異宋史本紀云保
 京師河東陝西地夫震兩河京東西浙西水環慶邠
 寧涇原流徙令所在賑恤邵氏聞見前錄曰宮宮盧
 功坐云宣和末鬼車馬血滲血邇撥視之復出去磚
 御出發地亦出至廢其殿又聞見後錄曰盧立之尚
 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推者為甚毒夜久有
 相約俟其出迨逐之巨人逃走墜一物擊然有聲取
 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幘頭也趨正之云禁中向有此
 怪不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如
 六七歲領有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
 胡生子而有鬚人妖也候饑錄曰宣和後失所在尋而
 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曰急地綾捺冠子作二年間上方
 之並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
 皆逃多為北賊虜去此番樣戴虎頭盔王公之門至以
 前注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王公之門至以

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乃虜字金飾更是金虜
 在門之兆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者
 尤甚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宣和末禁中詭言巢出深
 蓬之所有水殿北遊幸之所罕到宦凡數報池往觀
 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闕者若熟寢狀上曰必
 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論左右勿恐之
 見其纔髮如雲頸紫然呼之覺然乃一男子鬚髯
 如棘面長尺餘兩目如雷極為可畏從駕之人悉皆
 辟幾京城失守北狩朔方蔡條遂巡不見上詔洛陽
 未幾京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山叢談曰洛陽
 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山叢談曰洛陽
 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鬚人也于是
 家亦多持杖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處出寢號曰黑漢由
 所謂黑省者是也不數年開金國寒盟人寇遂有中
 土兩都皆覆又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
 援江南北故事林靈素等有天篆金使佩之為外飾
 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後金人之變州郡羣酋長
 皆佩金銀牌為兵號始悟前兆何人變州郡羣酋長
 間自斗斃率為巨擘只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地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充

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日因納涼
 殿廡閒至時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奉不
 聽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即有衛從績紛執紅絹金籠
 獨血淋漓對成行羅徐行由殿廡從本余前過本
 與其徒急趨入戶避之得詳賊馮最後有一衛士似
 怒以納涼故妨其行也乃以兩手指按其臥榻之四
 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
 人雖陽土大夫多能傳之曰此所見編昭宗也
 以是歲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時轉糧
 食給燕山野菜不給因自相食者眾五萬河北起為盜山
 東有張仙者眾十萬張迪者眾五萬河北起為盜山
 名眾號十萬其韓世忠初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
 楊天王透手滑武弱及徐進青社張仙等略數萬人
 王次第禽滅振旅而歸畢統續資治通鑑宣和七年
 二月王申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羣盜張萬仙
 等五萬餘人詔補官犒賞有差三月甲申知海州錢
 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詔補官有差宋
 史食貨志回宣和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
 南盜竊發賊繳歲入有限陝燕關陝歸茂邊事日起山東北
 寇盜竊發賊繳歲入有限陝燕關陝歸茂邊事日起山東北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八 海昌倪鍾祥輯注

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頗遭大水而
 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
 依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以織文錦綺寶欠
 女工者一郡至數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認令數下
 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
 盜繁滋竊恐災異疊見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徽宗

宣和七年正月

案宋史本紀及李真十朝綱要止丙申月係癸酉朔錢氏四史朔閏考同

金國賀正且使廬州觀察使孛堇高居夔副使太中

夫大理卿楊意見於紫宸殿禮部員外郎邵溥借太常

少卿充送伴使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宋史本紀無此三朝北盟會編同正二十四日丙申

准高居夔仍作高居慶此與會編同正二十四日丙申

使楊意官階悉同夔字恐係誤寫七年蓋再使也五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乙巳六年正月六日乙卯並可考邵溥未見各本亦不書送伴使畢沅續資治通鑑有之而

邵溥與此亦異是月故遼國主天祚為金人所擒始天

祚竄入陰夾山不能出童貫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

為後患乃閒遣人誘之天祚心素侈多暴中國故其失

勢也不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支御筆絹書通之因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九

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

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

乃改書為詔示欲臣之且約歸則待以兄之禮位燕越

二王上築第千閒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

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迎之金人

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必得之益欲以絕其

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黏罕據雲中屯兵以抗其前

故不敢出及約期之際也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

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天祚用是益坦然遂領所得契

丹韃靼等眾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京屬南來如

入無人之境及才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

又報黏罕適以已回雲中矣故為其追襲一擊而天祚

之眾潰勢不能還且畏中國不可仗乃亟走小骨碌帳

中原注此據蔡條紀實稍刪潤之條自云亡遼錄馬廣

天序諸家文字俱不能知惟條有此案小骨碌帳係北

朝國語解作舒和倫舊作小骨碌帳亦作小骨碌帳係北

征紀實曰小骨碌者天德雲中開族帳舊臣屬遼國

及臣節始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骨碌盡破其族帳

然無遺種遂禽虜其後如諸子宗屬獨天祚去不見

乃于謂武境上即時分日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

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

諸軍五萬並攜粘罕歸國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

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無陽嶺而粘罕已回雲南乃復

奔山金司與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

許未定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

言大異姑金人既破小骨碌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

並存之

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

續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招來之今又藏匿之我必要也貫推以無有即又遣使

迫促貫語大不遜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授之曰若遇

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

怠減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

不出遼遠主天祚竄入陰夾山粘罕兵在雲中故不

五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使韃靼諸

諫之萬不聽遂越魚陽嶺而粘罕已回雲南來大石林

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年卒遼國遂亡遼錄

日得祚入夾山四部雲衛保大四年謀出兵收復燕

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

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

舉雲漢地全陷雲中人所有今國勢弱至不謀方備以

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兵而不從遂率諸軍

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

內等州南下武州遇粘罕以五百騎劫遷去孝齋自序

曰天祐驅馳輿眾三萬餘騎乘括罕歸國山後空虛直
抵雲中府冀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漢兒鄉兵爲前
驅女真以軍馬千餘伏山谷間出戰軍後隨擊潰敵
大敗天祐欲當爲金人所俘等辱之兀室遣人護送歸
州界天祐亦不敢慮當爲王天祐意決從之兀室遣人
弱女真亦不敢慮當爲王天祐意決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
國制封海濱王置之東海隅踰年而卒北征紀實曰金
人陳兵三百里圍天祐見東騎一人馳馬使我使拜
將加執縛猶願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我使拜
阿骨打像而遣之歸國契丹國志曰介人使皇后馳
死有餘罪因捧觴以進遂俘以還居長白山松漠紀聞
曰中畏女真之強不果納走小教律復西夏人雖易
欲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走小教律復西夏人雖易
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
委論降未復雲宿馬皆有轍迹爲敵所及先遣近
介胄隄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以進遂俘以還居
海濱正處之東海上亡遼續錄載天祐降書曰遼降臣
耶律延禧謹伏景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天不
患其勇患其爲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有餘年之基承天

續皇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九

三

薄無德可褒不能當此夙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
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眾惡競興詭辭蜂起
故茲斯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朽湯蓋
聞軼之放荷免效新安之禍惡奚免終傷臣所懇
皇之仁恩誼敷濡澤諸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
者乞詣軼道之窟免效新安之禍惡奚免終傷臣所懇
昧死謹言畢沅續資治通鑑曰漢項兵忽至遼主徒步
出臨其地遼主遂趨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
無禦寒其護衛太保蕭仲恭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仲
冰進赴與餓欲憐太保蕭仲恭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仲
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
以節度使遂趨遼主行上各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
軍索所執遼國遂亡以上各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
洛索所執遼國遂亡以上各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
說傳聞互有同異今並存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
北京東盜賊流民出降者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原額
收願削兵籍者聽由是鄉黨子弟詭爲盜以免稅卒
伍有過竄中孚罷爲宮觀案宋史木紀正月癸酉朔
言其弊中孚罷爲宮觀案宋史木紀正月癸酉朔

卯紀事續宋編年本附此錢氏四史朔閏考二月係

既而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

盜故臣僚請罷之案宋史兵志曰宣和七年二月臣

過使鄉紳自願入社者練習武備為禦賊之法意不

廷而次之怨生事之入社者練習武備為禦賊之法意不

法始行于家至戶到追胥急於悉驅入社等無籍甲

一後論列誕誕殊甚近者東路之奏數千二百四萬

使者西路僅多武藝優長者知其不然雖命帥與廉訪

及西州當職安肯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與登訪

滅裁則其審如所奏山東誘者幾充者誰與此令詎

不堪命則老弱轉徙道強壯起為盜賊此亦擾民

效兩河京西流民為盜者仍給復一年李遵奉議郎朱定

國齋親書手詔撫諭河北京東盜賊唐汝穎流民

釋囚鑰賦及凡料欽遣負鄧汝穎流移戶方春田

桑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

萬計轉而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攜幼仍放

徐處仁六年未納稅租月監司州縣之剛然其赦厥罪仍

措置河北京東盜三月乙未會奉詔與知沿州柳械同

又燕山樞密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之案宋史

本紀係二月八日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

山今日工部侍郎孟揆親往措置宣和乙未使行程

錄曰市歲燕山為食餓死七萬八千上相蒙上弗聞知

兵皆骨立而戌兵餓死七萬八千上相蒙上弗聞知

宣撫司王安中方獻養餉四十萬緡為自安之計后

由朝延合度支漕太倉糶燕軍回程至此已見舳舻

銜尾騰萬舟于水矣以上行程錄說據三朝北盟會

編附入惟此作五十萬石則與續宋編年並存之

紀五萬斛其數大有不侔未審孰是始並存之

又

之一端也近者仰煩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入命
近臣持詔撫諭至于發內帑之藏轉准甸之粟以振
恤之寬免其稅租宥赦其罪戾予甯織悉網不曲盡
方將歸伏田畝以爲遷善遠罪之兵詔可以其所甚
病者雖以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舉則兵器繳之官
之法擬以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舉則兵器繳之官
命陛下斷自聖心罷京東西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
賜應兩路緣弓箭社推恩並追奪改正首議以安重
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誕伏乞特予施行庶幾羣下知
陳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奸實今日之先務也詔並
依奏梁揚昶落職兵器並拘入

三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辛丑先是童貫常問馬擴常勝

軍且爲患欲消之如何擴曰誠知必爾然今女眞未敢
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軍故也若遽消之則不特金
人窺我兼此軍必變是自生一秦也莫若且撫而用之
貫曰其術安在擴曰今藥師之眾止三萬餘人多馬軍

續通鑑綱目卷四十九 五

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選精銳馬步十萬分
之爲三擇智勇如藥師者三人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
師對一屯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於雄州或河閒府
犬牙相制使藥師之眾進有所依退有所據則金人雖
肆豈能遽前貫曰善第十萬人未易得我當徐思之是
月童貫自太原眞定瀛莫入燕山犒常勝軍奏請河北
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眞定府任元河中府楊惟忠
大名府王育合招逃卒及刺游手之人爲軍蓋用馬擴
之言也原注擴言已附六年十一月未案紀事云云並

軍下又請據馬擴自序已附見五年冬未譚樞奏招義勝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三月童貫入
燕犒軍茅齋自序曰童貫交授銀絹畢離太原由眞定
府河閒莫維州入燕擴自保州入莫州迎貫于任邱縣
因語几室已禽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眞爲患

彼懷張數之憾恐粘罕回來不測作過貫云我今去燕
山營治兵馬蓋為此也買至燕中無犒郭藥師以下常
勝軍罷王安中陞蔡靖為宣撫使兼知燕山府奏請河
北置四總管中各為逐路副都總管與畫蔡條北征
忠大及招刺諸處遊軍人充軍以爲備邊中常反覆者而
紀實曰始常勝軍本謂之怨深虞我之疑也使我
初及不知祥則及來歸其未變已亡誓不從女真所
言及敢遣降南朝乃故生已誓不從女真所
在豈爾上間是深慮天祚尚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
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以此論實輔臣復
馬然上下政令實出藥師也藥師遂以此論實輔臣復
藥師若須馬也我括內官馬與之藥師精仗莫不泥
源半里使人盡括內官馬與之藥師精仗莫不泥
又退又過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馬不
聚金珍異時以奉權貴下及巧糧無多喜玉帶瑪瑙
自壇燕山一路有常勝軍五萬食糧無多喜玉帶瑪瑙
國雖有兵亦無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
改其增賜美無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
都城增賜美無九千人無能爲也藥師及燕人終不

續嘉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九

六

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胸襟至則
懷待藥師稍能抑其權復落致仕然終不得其柄也
宣和六年秋密觀察藥師去就州界則拜帳貫天祚
境上藥師位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遂釋然藥師曰
爲太尉位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遂釋然藥師曰
父也藥師位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遂釋然藥師曰
貫祿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金耀日莫其數貫眾皆
不失色歸而白一揮謂藥師決能抗國人也當是時雖
傳不犯中原藥師亦永反亦能抗國人也當是時雖
恩暴燕與兵起以償復路轉運判官折藥師屯邊恬
使王安中莫敢問不償復路轉運判官折藥師屯邊恬
乎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前且難制請見而顯責
赤心置將軍腹中謂客遇之禮無所不亂居尚爾如
尺功報之也今乃縱部毆民不亂居尚爾如
何藥師謝無愧容謂安中曰原真定邊莫必入燕人
李常勝軍奏請河北置四總管自曰原真定邊莫必入燕人
爲軍四月詔蔡靖知燕山府應結絕宣撫使司及國
司職事並專一行造此與地紀事所書合蔡靖與國
易其任在五年七月未史地理志河北路大名河間二

府係東路府真定中山二府係西路府大名府慶厯八年置安撫使統北京瀋陽關慶厯八年置安撫使統瀛州真定府慶厯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府慶厯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真州軍大觀二年升

日同錢氏四史朔閏考三月朔兩苞案宋史與此月

四月考錢氏四史朔閏壬子御筆龍圖閣直學士朝奉

郎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蔡條僻學邪見兩被降責

今除邇英非所宜得可罷侍讀提舉明道宮在京居住

尋又降御筆蔡條賜出身敕可拘取毀抹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案

薛應旂宋元通鑑曰夏四月庚申勒蔡京致仕蔡條鍾

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殺攸蔡條不

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欲

命童貫詣京令出身章欲以減京而京猶未何去志帝乃

辛丑賜侍讀蔡條進士出身

己未講議司奏內降臣僚劄子及杭州裏外市戶吳儂

等狀乞納錢免行事看詳州縣行戶立定時旬價值令

在任官下行買物蓋令知物價低昂次防虧損貪暴之

吏怙法倚勢非理搔擾等今相度欲依所乞令兩路依

杭州已降指揮立為永法諸路州縣依此仍令逐路提

刑司選委清強守官同州縣知通令佐取索行戶色數

計在任官多寡隨陪費輕重永定免行錢其錢並作上

供赴大觀庫送納云詔依講議司措置到事理施行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長編卷二百四十五原注云

戶利害劄子熙寧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講和司進詳定行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四十九

行戶利害先次間奏今先詳定到項節文數內一項
據戶人徐中正等狀屠戶中下戶二十六戶每年共出
免行錢六百貫文赴官更不供逐處內今賑賑行人狀
定到項中戶送納每戶納錢十二貫七分逐月送納每戶
戶分乞錢二百貫文一年十二貫分文逐月送納每戶
納錢一貫二百九十文右奉聖旨宜令詳定行戶利害
條貫所計會三百九十文同共相度間奏付詳定行戶利害
依奏蓋至九月始詳定其指揮即用熙甯六年五月例
也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庚辰並可參照宋史食貨志曰
崇甯以後諸路封樁鹽鈔諸額權估及鬻賣在官田場
免役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
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元
豐分南北庫大觀庫有東西等別名此末蔡建專權和
欲效尤王黼以應奉司上供固寵也李璪十朝綱要宣
又詔復各州縣免行錢

庚申太師魯國公領三省事蔡京依前太師魯國公致
仕初京再領三省未幾目昏不能視事事皆決於子條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九

八

條威福自任同列皆不能堪既罷條侍讀故有是命紀

本末卷百三十一 案東都事略四月庚申蔡京致仕
辰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位而相與推行
者宰輔丞弼之職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眾
務使宰輔復置殊虛而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
于尚書省復置殊虛而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
三省若成憲母復侵素在史官前當察伺為固本傳曰
終如天費凶譎無智御人主前當察伺為固本傳曰
將退免輒入見所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

壬戌臣僚上言蔡條竊弄權柄率意自專縉紳惴慄靡
遑甯處而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闕集其門勢焰薰灼炙
手可熱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有識為之切齒而條偃然

居之不疑詔條落職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案六年十
日蔡條竊弄權柄率意自專縉紳惴慄靡遑甯處而一時倖
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得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竊
濫賞可醜可羞之過此固不足怪至叢談所載其家伎幸

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
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乙丑講議司奏契勘諸路州縣供官之物不許擅行科
配比年以來轉運司多不以州軍大小州軍又不以縣
邑人戶家力一概拋科及諸縣將拋降之物往往比合
用之數暗行增添容縱公吏作弊為甚欲今往應科配
之物轉運司隨州軍大小州軍隨縣邑人戶家力均拋
令當職官前期依此品量均定具逐等逐戶合科配物
色數目申本州檢察仍以人戶等第家業合著之數單
名降榜付縣曉諭人戶通知如有不均或數外增添催
科許人戶越訴監司覺察按劾庶幾輸納均當革去奸
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凡歲
計錢以糶計帛以其數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
圖計他物各以其數計所輸有常處若以有餘補不足

續高通鑑長編

卷四十九

九

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變物而一時
速視收成早晚寬為之期以紓民力州縣歲奏戶帳其
載人戶家力丁口等第夫禁之為大觀二年詔天下
租賦科配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適以便邊餉內
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擇無或抑
地罕用焉開色於支用則地或輸腳費多寡所擇無或抑
折變之法以科納之月創估其輕重擅有拋棄之邑而
和元納折價者賤輸官物必多則公私民所無其費無
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宜然乃豪民所無其費無
至於支移從豐就敷理所宜然乃豪民所無其費無
支移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戶各免
追呼認申斥馬宜和州縣主吏俸科失職逋租數廣
轉運司察湖蕩退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
等田供應奉置局課官有措置水利農佃立租部使者
且自督御前租課官有措置水利農佃立租部使者
初稅色四折草百五十四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有

輸至二十三千者東蜀亦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眾

已講議司奏檢會講議司劄子勸會人戶輸納官賣

鈔旁州縣不能鈐束公人計會盡行收買卻于人戶處邀求厚價比之官價多至數倍兼又阻節留滯是致有

人戶糶賣所納物斛用充盤川為害甚大緣上件鈔旁錢法行已久難以盡行免放欲更不印賣止令人戶從

便自寫鈔旁輸納官置單名厯用合同印記令人戶量納合同印記錢杜絕阻節之弊亦可以關防偽濫所有

約束并納錢合行事件別具措置行下詔依所定施行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通攷卷五十六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

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二費外量收利息錢助學用其收罷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利息錢事屬苛細鈔旁定利息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九

十

月詔兩浙路鈔旁定帖息錢並行截節不歸應奉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間乙未奉議郎舒宏中案畢沅續

舒宏中作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劉發為金國賀生辰使副尋改命校書郎衛膚敏代宏中通直郎吳安國武翼

郎王觀為正旦使副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衛膚敏

云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再使與此正合宏中劉發未見四朝名臣言行錄曰膚敏字商彥今為華亭人宣和初舍奏名擢第三入授南京道逢賀嗣位使

許允宗許言虜且大至止公母行公辭乎入押知虜急盟益懼不為屈虜答書欲以押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行何為虜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奪由是虜書及授道者半年至涿州與韓離卒莫能奪由是虜書及授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公相見辭不可則問而僭君是一國君也使人雖賤亦大馬乃長揖而入既坐

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
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之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周
輝清波雜志曰宣和五年既命金人乞盟之請越明年
遣秘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
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莫不驚愕太息錢製即今之大
者其文皆兵端其疑我或視其國故特外示厚禮俾
測歟錢金正此與紀事月日官階各異恐誤通攷卷六
入辭令上殿此與紀事月日官階各異恐誤通攷卷六
十四通直郎宋元豐更官制以此換太子中允贊善太
子洗馬係朝官武翼郎係供備庫副使侍階名況武
廓武使亦不合宋史安國傳曰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
為正使通直郎以當教武翼郎係供備庫副使侍階名況武
累官遷通直郎以當教武翼郎係供備庫副使侍階名況武
之安死生以之命烏敢辱金人將渝盟拘留齋服
敢犯遺還後知袁州卒王觀未見
六月案宋史本紀及李重十朝綱要六癸亥講議司言
視官非元豐官制不惟紊亂名實兼亦耗蠹國用詔視
官並罷同惟係本末卷百三十三案李重十朝綱要云

續資治通鑑綱目拾補 卷四十九

土

史本紀無此惟四月戊辰詔行元豐官制職官志曰凡
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準高一品以上為行下
一等為守下二品以下為試品同者否紹聖三年戶部
侍郎吳居厚言神宗官制凡臺省寺監之制有行守試
三等之別元祐中裁減冗員臺省寺監之制有行守試
奇言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
試失之矣如以非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臣請凡為正官
者皆改試為守崇寧中吏部長選人京執事官依品序
分行守試三等政和三年詔選人在京執事官依品序
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
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故有庶官視從官視執政
之屬亦有視階云

甲子講議司看詳命官出身各有條法比年以來吏職
入任或進納并雜流之類補官人往往攀援陳請改換
出身所有應於遷轉請給奏薦恩例得官等欲並依元
入仕本法施行詔依所奏今後出身並依本法更不得
攀援陳請改換雖奉特旨仰中書省執奏不行

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二案宋史本紀係二十三癸亥詔吏職雜流出身人母得陳請改換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分別流品甚詳出身不相混淆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奏名賢真方正曾任館閣者皆任流元豐官制改分左右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以欲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至右至犯贓罪則并去其出于元祐復去之而流品雜矣

乙丑講議司言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皆有著令欲應

臣僚恩數請給人從等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指揮

並更不施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六年十一月王黼罷詔守本官致仕其恩例請

給人從等並依蔡京例施行見李攸宋朝事寔此類皆

是係從本法加等也通攷卷六十五曰詔與以後俸祿

添給兼從餐錢之制更革為多至嘉祐始甯於祿今用

宰相以下至徽瀆廟主簿凡四十一等祿甯以司悉用

嘉祐祿令無所增損元豐一新官制而在京官司供給

之數皆併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既請大夫俸矣又給

郎官職錢視嘉祐俸給之徒為優至崇甯間蔡京為秉政吳

居厚張康國輩貪鄙之徒為優至崇甯間蔡京為秉政吳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外復增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其

餘恩例儼從錢米並支本色餘執政皆然視元豐制祿

之法倍增矣宋史食貨志曰宣和七年戶部尚書聶請

以熙豐以後臣僚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閣分

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如戚

數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計共為錢四十萬八千

九百有餘緡吏卒儼從冒濫無藝凡應熙豐無法該載

能之者當悉講議司言看詳進納買官元豐係有正法唯

因軍功捕盜或選人換授至陞朝官方許作官戶紹聖

免役條繫宗室及日命婦親并義勇保甲授官或取妻

以陣亡之家恩澤授官而係第一等人戶並同進納法

見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錢並不免及政和令亦不

許免科配除進納買官合依舊法外所有祇應有勞進

頌文理可採及特旨并非泛備官若不以官序便為官

戶例免科役顯屬僥倖今措置欲將前項補官人並依

進納授官法因軍功捕盜轉至陞朝官非軍功捕盜人
轉至大夫以上方許作官戶所有以前見充官戶之家
並依今降指揮改正兼契勘應非合作官戶而特旨許

作官戶者依今來御筆亦令改正從之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二案文獻

通考卷十三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是防官
戶免多時責半輸今年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
減願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下戶常賦之外又
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送科
免役並不視官志宣和中臣僚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
本法宋史職官志宣和中臣僚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
裁抑應入令錄及困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換
授降等使臣仍不充官理選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
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
流復其戶不受科輸是得數千緡子與士大夫失數萬斛
于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將移其科配于下戶下戶必
重貧困倘使州縣緩急有事更責辦于何人此又弊之
至矣可采職事修舉特授轉者皆可事狀可名而直以
頌之如孟昌齡朱勛父子童貫梁師成李邦彥等凡所
請求皆有定價故不三五人選人有至正印或員外帶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職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遙郡橫行者而蔡京拔用從
官不俟途轍一言合意即日持橐又優堂吏或往往至
中奉大夫及正副使或換防禦

丙寅講議司言諸路歲貢共三百一件今來除六尚年
計外可裁減八十六件罷三十七件詔近命有司考不
急之務無名之費將加裁定允協厥中惟任土作貢古
之道也然化自內始正由身率乃克有終云云應諸貢

物可依今來裁定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
本紀六月乙丑罷減六尚歲貢

據紀事本末載物李重十朝綱要六月丙寅詔減六尚
歲貢物百二十有三品與此尚有五尚之名而缺其一
續宋編年通鑑云云同供有藥尚臨尚米尚華凡六局與
宋東京考內諸司延福宮殿中監尚之而缺其一局與
尚同而其名薛通靈小異食貨志曰大觀三年罷諸路
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
一收白地禁雜鐵貨方用增稅權酷增價糧收醋息河

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
一收白地禁雜鐵貨方用增稅權酷增價糧收醋息河

北添折稅米等項俄以騷擾悉罷并焚條約宣和初蔡
 京復得政專以豐亨豫大之說惑帝始廣茶稅歲以百
 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
 繕所蘇杭造織局御前人船所名目宇文樺中言祖宗
 一石國計皆開至用三十萬緡各處收錢一百餘萬三
 百萬京師商稅店宅稅務有額所供四萬緡上供三
 司以七百萬緡晉鑾出非痛加裁減恐智者無以善後久
 有解池鹽鈔妄百出非痛加裁減恐智者無以善後久
 非泛池鹽鈔妄百出非痛加裁減恐智者無以善後久
 名乃詔蔡攸等於尚書省立講議司奉吏者六尚歲
 貢七年詔悉諸路帥臣亦自罷諸所應供當裁者凡歲
 以聞於是後苑諸局月省十九萬歲可省二百二十萬
 姓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十九日封童貫廣陽郡王宋朝異
 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用執事特紹述河說以資
 童貫燕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貫克復燕山及收高
 史本紀係五月丙午東都事略係童貫克復燕山及收高
 盟山等議封廣陽郡王詔曰朕以童貫克復燕山及收高
 伐四克拓地隴右西徹河源揚旌五關盡復幽朔出
 念入累考屢形訓言謂將帥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
 家信賞當疏王爵之封仍祚本邦以昭顯績既克承
 郡王食邑封依例施行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
 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眾無使
 進聖德大臣厘制曰王者申九折衝厥威為殊動朕荷
 為天全付之休戚重光之緒筋骸兵以防禹跡
 神隳數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眾無使
 事隳數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眾無使
 頌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
 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
 戶食實封五千戶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毅善
 謀能斷兼文武過人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毅善
 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宜闕之謀十得精行承居之
 勝冠三事變調之職領七兵宥密之權暨與六月之
 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德朕心誠賴于翊相故我疆
 我難就逮於要荒迺歸告成堅臥請老屬再整暇單
 于苦于漢北卒假手而蕩平既聞朔野之耕耘復靖
 河濡之寇掠繫爾肅將之效恢于遠馭之圖豐功名
 昭令于古今則典禮當殊于動舊是用遵熙豐封賞
 之仍總樞蓋祇若于先歎諒允諾于僉議於戲周
 室仍總樞蓋祇若于先歎諒允諾于僉議於戲周
 令稱忠之詔其對揚于茂渥尚奚愧于前修河特授

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
神書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

百戶主
又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光學初除諫官懼禍以母

老辭母曰天子諫臣當以身報國若得罪流竄母問

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逢

盛怒則執簡卻立俟其默持書復前抗辯時目曰殿

上孫梁師成使吳曰吾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

又可破戒乎蘇軾曰器之真鐵漢云案以上云云並

保宋世連七諫邵氏宏鞫管稍濶承務郎卜居宋都宣

和六年復侍制明年卒年七十八王崇慶元城行解

梁建中復侍制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侍

公吳可自京師來未欲鉤致京引賞皆出且其下師成

孫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若為子孫計則不至

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若為子孫計則不至

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又曰公自宣和七年元日

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巨細悉

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

續資治通鑑綱目補

卷四十九

壺

千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問
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為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
惟交游罕見其數千人後二年虜人墮墳尸發棺持
薰劑而哭公者曰數千人後二年虜人墮墳尸發棺持
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
去昔有與蕪子瞻論元祐人亦也

七月辛未講議司奏欲令
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係庚

諸路豐熟州縣估定大小麥實直上價與加饒三分聽
午朔袋氏四史朔閏考同

人戶赴官折納無得輒有抑勒應合分科積欠只將合
催之數勸誘折納其未合催科處毋得一例催理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食貨志曰崇甯二年諸
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變科率配買皆以

熙甯法從事日比穀麥物帛輸積官稅者聽期促觀
二年七月詔曰比穀麥物帛輸積官稅者聽期促觀

輸未合催理者未獲追胥旁午凡無所措自今前期促
赦令免離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認天論更積折欠五

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宣和七年言者論非法折欠

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宣和七年言者論非法折欠

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
麥麥倍于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
平後開墾元祐元年罷以稅額元豐中用轉運副司張
五等折納元祐元年罷以稅額元豐中用轉運副司張
言之詩復言官失租賦認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
十萬緡舊稅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又有暗椿
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納頭子錢熙甯以後給
納並收其數益加

癸酉講議司奏奉御筆吏職出身不以其何官資只支
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令講議司條畫以聞看詳吏
職出身之人依法轉至武功大夫止餘轉遙郡人合依
下項御筆止支武功大夫俸及恩例奏薦依武功大夫
格法外所有轉正任人理須分別詔吏職出身轉正人
請俸依遙郡格遞降一等支破內正任刺史依遙郡本
等其合請添支依條施行恩例奏薦依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四十九 去

通考卷六十四元豐官制自承宣使以下不帶階官者
為正任帶階官者為遙郡各在正任之下請給俸錢與
次任正任一同武功大夫俸錢在朝奉大夫之下計料
錢二十貫野料米一石契二石春絹七疋冬絹十疋
綿子共二十兩與宋史職官志合又食貨志曰宣和未
三省吏職俸有官至中大夫一身兼支十餘俸者
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
增置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要九域光極論司較
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
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
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所侵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
有詔一紙至萬緡人蔡京所侵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
翁然以為快又曰元豐改官制優矣京更增俸給之數皆
等錢于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俸悉循元
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俸悉循元
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南郊給賜神事當奉承
且增選人及庶人在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事當奉承
神宗由是官吏俸給並如故初宰執掌食有常數至是
品目很多有公使乏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蔡京濫
復相言者至以減俸為幾罪幾坐奪職當時吏員尤濫

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使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且百五十員姦吏旁緣用度日廣左藏庫先時月費縉錢三十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餘萬

戊寅講議司奏奉御筆外路不奉行御筆殆成虛文看

詳州縣監司被受御筆觀望稽違陰有阻壞不即奉行

云云欲今從承受御筆指揮委其承受行遣月日奉行

次第申州州申所屬監司點檢如奉行稽違減裂不當

並覺察按劾其監司奉行謬誤不即改正固執偏見公

然阻隔仍依條互察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

時始行九朝編年備要崇甯四年七月始行御筆十月

中書省言御筆手詔已刊石並用金填勿得摹勒自是

而後御筆之行始盛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崇甯四年中

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

故請直以御筆付京或有所阻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

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

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

吏宰相以熟狀進入書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

有未當申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中封駁之尙書

方得奉行猶恐未協輿論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

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

已周輝清波別志曰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

矣時大柄外招強敵改定太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

內起大役多歸北司京求為固寵祿保富貴之計于是

之號欲絕天下之議

已則盡假御筆行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九

七

甲午講議司奏奉七月二日御筆看詳內侍官請給欲

自右武大夫以上原注應帶遙郡同案原本右武大夫

功字當涉下武功大夫而行今據宋史職官志無此名

通攷訂正又應帶遙郡同五字原本以小字附注案其

語氣當亦是為注姑仍之存參依今降指揮支一分折

支武功大夫合依嘉祐祿合祗候內侍以下并隨戰功

人依現行條法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宋史職

使副為橫班自皇城使至供備庫使為諸司正使各副

為諸司副使自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使臣元豐未

班十二階使副亦然六年又增宣正等大夫郎凡十階

宗以十月十日誕日為天甯節定上壽儀又食貨志曰宣和中臣僚上言諸州遇天甯節除公使外別給條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動及數百千者浮侈相夸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甯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文餘下逐司不得有過二百貫文以上若舊時給數少者止許依舊

王辰金國以天祚成擒遣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告慶

是日至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虜將舉兵

先使覘我也時河東秦黏罕至雲中頗經營南寇詔童

貫再行宣撫貫既受詔未即行會張孝純秦金人遣小

使至太原欲見貫議交割雲中地上頗信之詔趣貫行

無留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秦條紀實增入

月初小使事詳具十二月十六日貫自太原道歸時封

氏編年十月一日貫至太原遣廣興宗恐月日編太早今

金人遣廣合附十一月貫至太原二月十二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七月

擴李于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入國門詔

宇文虛中高世則充館伴使副館之是日河東奏報黏

罕經營南寇馬擴謂童貫曰黏罕此來必有異志請以

西兵十萬出巡邊不惟備禦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大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

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眇躬盡繼述之略

尤賴仁愛馳使介庸示披陳逃惟聞知諒今慶慰今差

復州管內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寺卿知太

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承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戶賜專奉書

陳達不宣秀水閑居錄曰金得天祚遣三使來示不疑

已宣言入寇摘語燕帥蔡靖靖曰安有是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卷四十九

乙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吉州安置聶山復朝散郎
乘驛赴闕蔡攸薦山將使守雲中故也時金人欲犯中
原其謀已深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以好
詞以入我然謀報已詳於是預謀雲中守攸乃薦山遂

召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條紀定錄又

燕山封氏編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荷化縣權舍時宣

無使蔡清與轉運使呂頤浩李興權等修葺城隍團結

處是時大臣以為郊禮在臣未嘗以聞恐延推恩屬

事畢措置未晚但大事委邊臣詳清化縣鹽場三日

注云逃回京師下實考幹離不壞清化縣鹽場三日

童貫逃回京師下實考幹離不壞清化縣鹽場三日

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日以後事其注亦用封氏編年

燕山府三朝北盟會編九月五日寅奏報中山府探

國相與余觀副都統自本國將兵前來蔚州柳甸大

軍兵五十日乙卯中東一路雲差到渤海五女軍兵

一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海兩屯泊二

兒軍漸屯泊聚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于蘇州并飛

縣人謀已深露惟朝延晏然不恤耳

十月考錢氏四史朔間己亥賜金國人使宴紀事本末

續高麗通鑑拾補卷四十九

十四原注詔旨當是九月二十四日告慶使差北盟會

金國告慶使李孝和王永福以七月發金差馬擴李

奇充接伴使副九月二十四日壬辰到國門詔宇文

中高朱則充館伴使副至己亥日當是將辭故賜

晏也禁掖無敢誰問政和以後黃冠慶盛眷待隆

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與通每以張胡

一而言休咎然多發于酒而某術數靡不通悟尤善

枕上談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

汝醉而宣和間大金始得天所遣使來告上喜宴其

靖康中城都失守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醉已

言皆應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虛白流涕曰事已

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虛白流涕曰事已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告慶使初金人東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祥也

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遂以是冬犯中原

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告慶使初金人東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祥也

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遂以是冬犯中原

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告慶使初金人東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祥也

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遂以是冬犯中原

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告慶使初金人東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祥也

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遂以是冬犯中原

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告慶使初金人東所忌者張覺也西所畏者天祥也

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遂以是冬犯中原

亡使略無西所後顧之慮遂以是冬犯中原

甲子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上表謝車駕幸臨問疾

得疾甚殆上臨問醫者奏當進附子土意測也命主庫

內侍舉附子以進御手採擷或四遣中使賜魯公率大
猶奉其一重三兩四錢欠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錢
老學庵筆記云蔡京賜第宏做過甚老淡畏寒屋之撲
水少輕閒架亦疾類幸京第命坐作臥室用家八禮宮謝
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肯從雜子牽衣挽留而不卻
蓋實親也宋碑類鈔云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
與數親客問疾近北捲簾聲則香氣自他室而出久之蓬
鬢白香已滿聞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
焙滿室香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
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
月兩不能如是之濃也朝賜宅火光靖康元年所犯明
旦土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
木而不及隣賈本天意周城宋東京考
云宰相蔡京賈本天意周城宋東京考
十一月考錢氏四史朔庚午講議司奏看詳牛羊司
并郭酪院手分專副請自元豐年後來於大觀元年政
和八年兩次增添顯屬太優欲手分專副各減食錢三
貫文其押司官所請不多依舊支破外餘本處奏乞事

續嘉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理減監官茶湯錢四貫文監門官茶湯錢三貫文書手

食錢一貫五百文詔並依元豐法

內外官有添支料錢職事官有添支錢選人使臣職田不及有

折食錢在京釐務官有添支錢選人使臣職田不及有

茶湯錢朱弁曲消舊聞曰蔡京豐吏祿以市恩雖至閒

局亦例增俸相後更益益官

乙亥詔遣金國回慶使副

據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乾離不陷州執

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髡而降之時或節是回

慶使副也蓋乙未距乙亥二十日當時傳察將靈為接

以子遇離正且使副以十月傳察至屈死之允中漢英

戊寅先是童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復詣雲中使黏

罕軍諭以得旨且交蔚州飛狐靈邱縣餘悉還金國仍

闕其國有無南侵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六年十一月擴與與宗曾編為童貫遣使黏

罕軍至是蓋又遣二人也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興宗充使

副持軍書移黏罕軍前貫曰見黏罕休爭開禮數且了

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仍探曠粘罕果有南侵意否到

盡畫還金國庶幾應二州防虛寔遂條具利害乞急發

茹越塞間粘罕已遣隆德府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五臺山

靈邱縣路為探曠南邊防虛寔遂條具利害乞急發

逐處軍馬上邊遇作提備書一入急遞申宜無可

庚辰講議司奏勘會州縣行戶供應見在官并公使等

陪費不易已降指揮量立免行錢悉罷供應務使行戶

安業革去搔擾之弊節次據外任官臣僚上言奏陳奉

行未久商賈四集物貨通流比之往日實直反更低小

公私蒙利兼訪聞自降指揮至今帥府監司置司所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州軍推行已得就緒所有其餘州縣應合一體遵行從

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二案四月十八日己未講議司

原注措置行戶納錢免行錢長編熙寧六年五月壬辰

免行措置當時指揮蓋即用熙寧舊制也宋史四月庚

申復免行錢此時推行已得就緒故復奏定一體遵行之

戊子擴等行及境上金人止之曰必得元帥旨揮乃可

入居數日黏罕令吏卒無越境但許三人從行仍嚴軍

以待擴等既至黏罕遂趣擴等庭參擴等詞如初黏罕
曰使人啣朝廷之命抑宣撫司所遣邪擴等不能答皆
拜之如見阿骨打禮首議山後事擴等曰此事當決久
矣中閒綠童太師請老譚宣撫初不知曲折所以宿留
至今主上黜譚宣撫復用童大王為與元帥國相皆首
尾主張和好大目庶此事早畢請問交地之期黏罕笑

云汝家更無人可委止有此輩耶山後疆土初爲大聖
皇帝崩輿櫬未歸授地未畢貴朝已違誓約陰納張鼓
收燕京逃去職官戶口本朝累以牒追第虛文見給今
待與貴朝略辨是非一二擴等觀黏罕雖自擒天祚之
後爲劉彥宗余覲蕭度輩所怵然意尙猶豫會隆德府
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不獲其三千人奔大金具
言中國虛實以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
率五百餘人見黏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
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鼓皆有歛望由是彥宗余覲
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眾因糧就兵可也黏罕於
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曰童大王今來白國相本朝
緣譚稹昧大計輒從李石張鼓之請主上亦深悔之願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三

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胸中乞且交蔚應兩州靈邱
飛狐兩縣卽餘眾奉命若留聽則示其期黏罕笑曰汝
尙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又不可留
矣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復奚論汝家州縣削數城來可
贖罪也汝輩可卽辭我自選人赴宣撫司矣翌日館中
供具良厚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危矣蓋示決入寇之
意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以上紀事云云並歸馬
擴茅齋自序刪節錄之今不贅詳童貫與黏罕軍
書各本不見粘罕云我自選人赴宣撫司蓋卽王附儒
與撒離母也所持書牒具載大金弋伐錄今卽取附儒
二月五日壬寅可考李重十朝綱要七年七月庚午朔
河東義勝軍叛據隆德府黎城縣河東守將郝瑁戰死
宋史地理志河東路隆德府本路州建中靖國元年改
爲軍崇甯三年升爲府易州守臣辛綜三朝北盟會編
綜

庚寅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并帶職人並令封至朝

官許蔭贖私罪為官戶

紀事本末卷二十七案周燿

清波雜志宣和崇尚道教道官

每遇郊恩年計封視兩府道官視中大夫後羅入維壓仍

夫冲和殿侍晨位視父母及廕子獨醒雜志曰政和中

門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同林靈素初除金

置道郎自太虛大夫等

將入寇左右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案文獻通考卷

三百方稱賀忽而未南郊禮畢御屋宮瑞殿拜聲未明

和聞者駭之成時已報女真盟未踰月內禪明年有

青城李俊宋成朝事實載十一月十九日今依本書例仍附

門末皇武肇禮是創萬年十一月十九日今依本書例仍附

之詞朕恭承天休光念不緒我烈祖寔禎賢能之

眾多格秉持守之誠華夏樂勤之義屬而玉帛來川

民神明野齊安海岱之區遠動莫不率從奉大業

后畏威而波濤頑荷天休之震動莫不率從奉大業

之艱難庶無罪侑是用誕舉豐年之報肅迎景至之

承焜煌千乘萬騎之容終始七戒三齋併嚴迎景至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音

于陽館遂祗事于泰壇風馬雲車仰百神之瞻願星
珠月壁知四海之清明爰錫蕃庠用宏大賚可大赦
天下於戲薦馨香之治益承九廟垂裕之休施曠蕩
之恩更應一陽發生之候尚願官備協德黎獻效忠
其扶不拔之基永篤無疆之慶及明堂受寶日徽宗在
鼎謁原廟皇太子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故凡二
月十五常祀禮畢至尊纔外壇至皆祕報是年十二
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觀聽耳宰相實不知他
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
是日而畢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十九 海昌倪鍾祥輯注



